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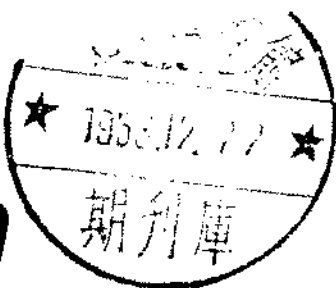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卷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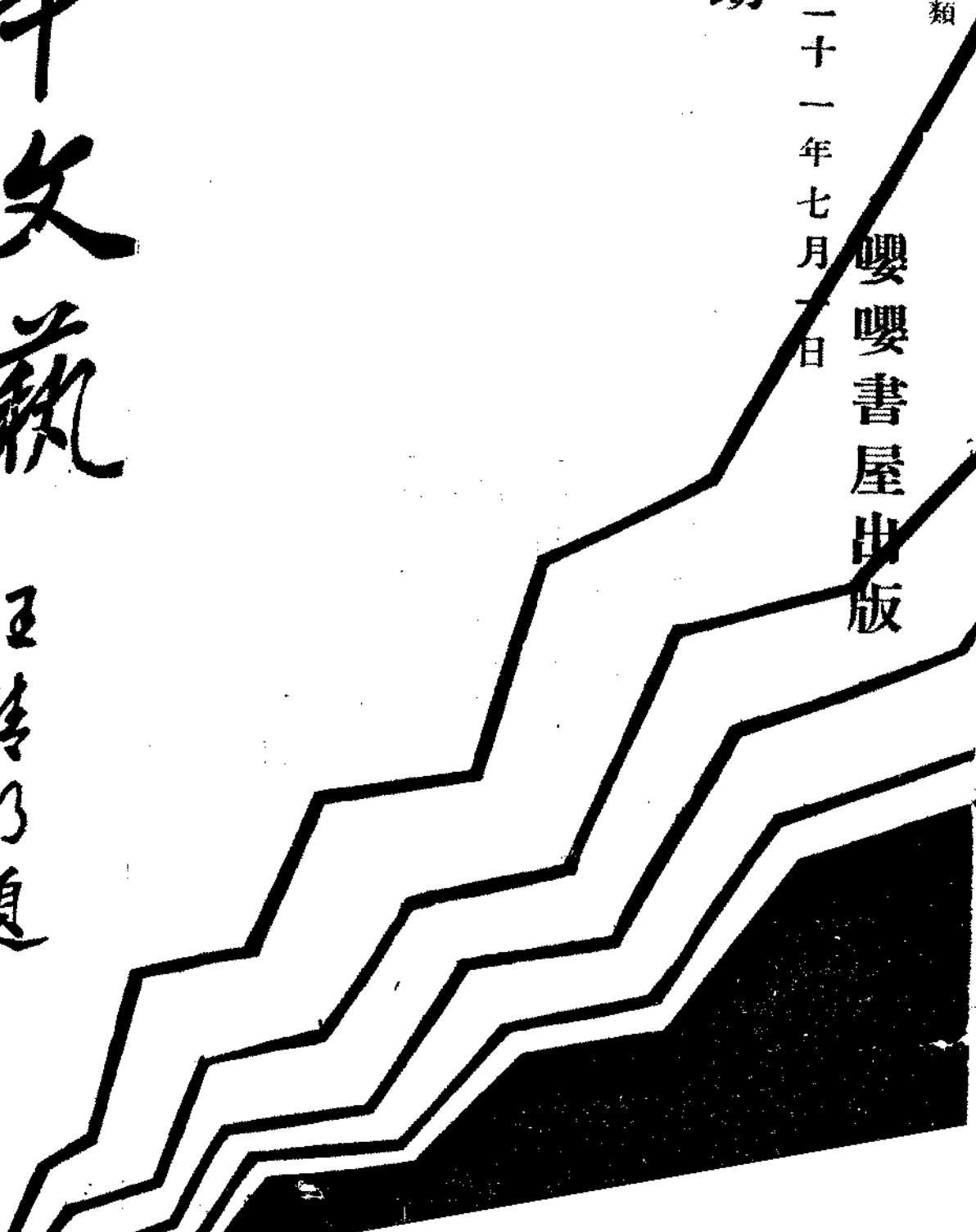
第十三期

嚶嚶書屋出版



# 南華文苑

汪精衛題



# 請閱鐵路叢刊

欲明中國國有鐵路各情者

意

注

北寧線鐵路月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三個月九角 半年一元 全年三元
平漢線鐵路月刊	國民政府鐵道部平漢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四角 半年二元
正太線鐵路月刊	正太鐵路總管理處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膠濟線鐵路月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廣韶線鐵路月刊	粵漢鐵路廣韶段管理局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津浦線鐵路月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月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全年三元
瀋海鐵路月刊	瀋海鐵路公司總務處	每冊四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隴海鐵路潼西工程月刊	隴海鐵路潼西段工程局總務課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平綏線鐵路旬刊	平綏鐵路管理局	每冊一角 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隴海鐵路週刊	隴海鐵路管理局	每冊五分 全年二元
北寧公報日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份三分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津浦日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份三分 半年三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平漢日刊	平漢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三元九角
膠濟日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三元九角

#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十三號

#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 目錄

「春」之一部（參看「文藝復興初期的素描畫家」）	鮑譚西利作	（一—七）
聖瑪麗之父的夢幻（全上）	巢多作	（八—一六）
聖瑪麗之父母會於金門（全上）	巢多作	（一七—二五）
昂造爾肖像及作品「基督入比京」（參看「比利時的藝術」）	昂造爾作	（二六—三二）
骷髏玩臺球	昂造爾作	（三三—三五）
四歲畫家荆女士（奧特華）展覽會出品（曾仲鳴題）	奧特華作	（三六—三八）
<b>比利時的藝術</b>	<b>李寶泉</b>	<b>（三九—四七）</b>
藝術家生活的救濟	立夫	（四八—五二）
<b>法國名人尺牘選譯</b>	<b>曾仲鳴</b>	<b>（五三—六一）</b>
爲柳絮而折腰	春苔	（六二—六四）
<b>摸索</b>	<b>蠢然</b>	<b>（六五—七一）</b>
給親愛的朋友	沫曼	（七二—七四）
<b>戰阿城</b>	<b>荆有麟</b>	<b>（七五—八三）</b>
北平破獲翻版書機關	熙	（八四—八六）
<b>面子</b>	<b>傅也文</b>	<b>（八七—九三）</b>

詩歌

吳國材之死

王平陵

(一四一)

我懷念着出征的弟兄們

王平陵

(一四二)

沙場夜景

王平陵

(一四三)

瑪利亞你這位美麗得使人心醉的菩薩

彭榮楨

(一四四)

醒後

彭榮楨

(一四五)

喪失了童真

溫濃

(一四六)

給青年們

張正靈

(一四七)

教我如何不想起前情

張正靈

(一四八)

夜雨

張正靈

(一四九)

吻

王璣

(一五〇)

文藝復興初期的素描畫家

李寶泉

(一五一)

國民政府與藝術

孫福熙

(一五二)

斷指

彭榮楨

(一五三)

紅

徐梗生

(一五四)

答覆徵求書畫者

孫福熙

(一五五)

# 鐵道部價售刊物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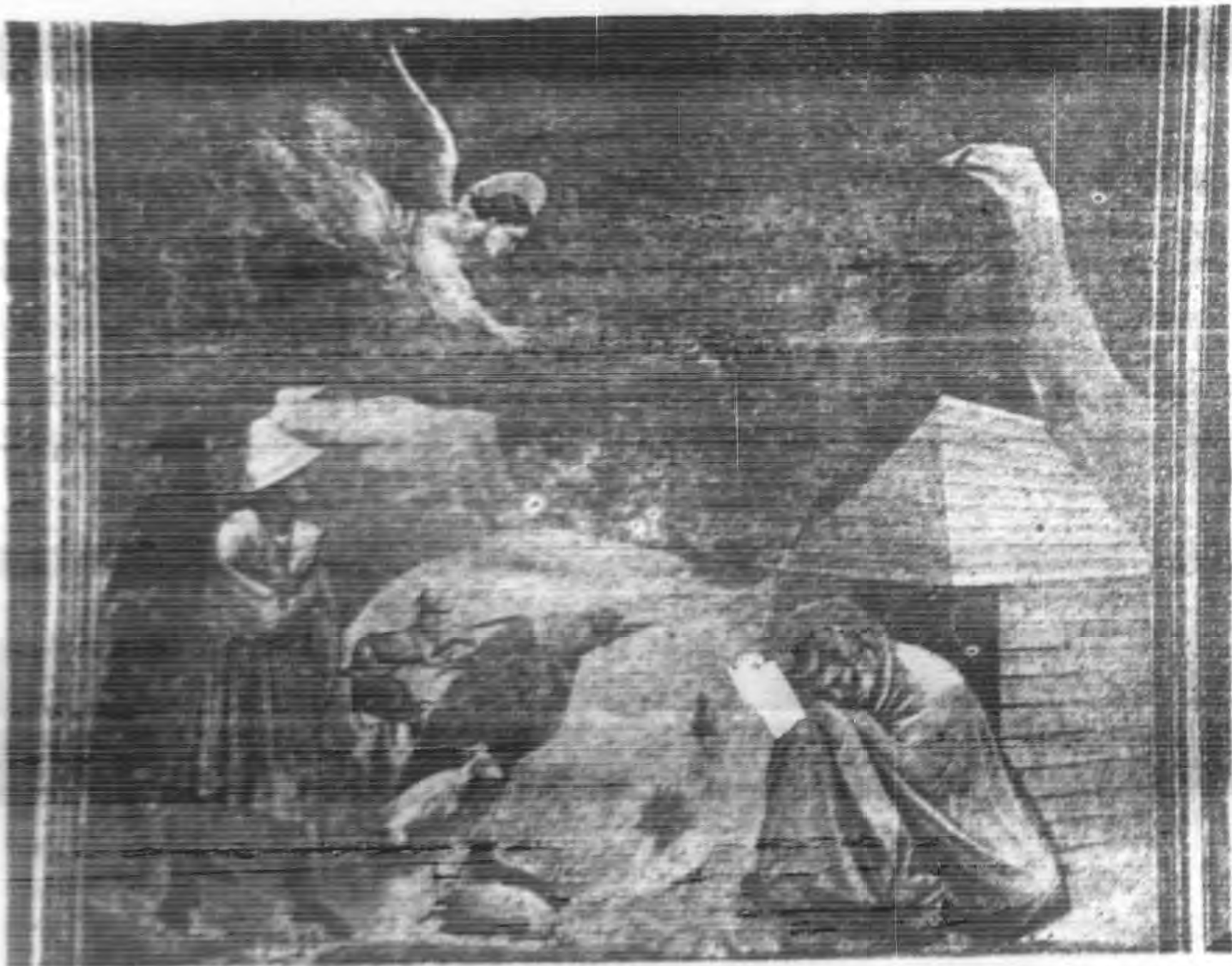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鐵路普通貨物等表	二册	七角五分	郵費二分半
中華民國鐵路客車運輸通則	一册	三角	郵費二分半
中華民國鐵路貨車運輸通則	一册	二角五分	郵費一角
鐵道法規類編上編	一册	二元五角(八折)	
鐵道法規類編下編	一册	三元	
鐵道法規類編上編第一次追加册	一册	二元	
鐵道行車統計車務人員應守規則	一册	四角	
中日聯運規章彙覽(英文本)	一册	一元五角	
中日旅客聯運			
東省經由南滿鐵道旅客聯運	價目表(中英合刊) 一册	一元	
鐵道衛生季刊(第二期)	每册售洋五角		郵費二分半

南京鐵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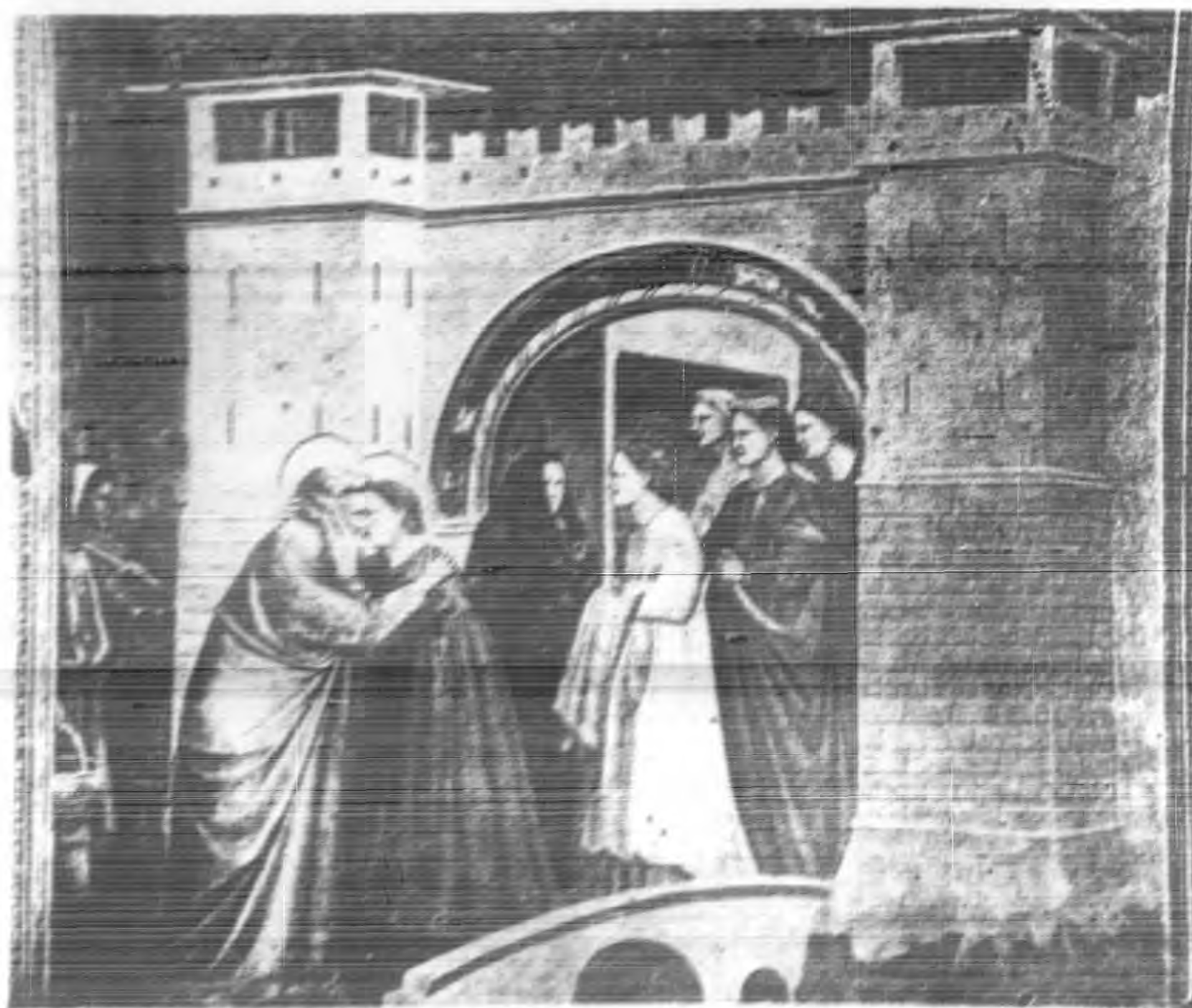


聖瑪麗之父的夢幻



巢多作

聖瑪麗之父母會於金門



巢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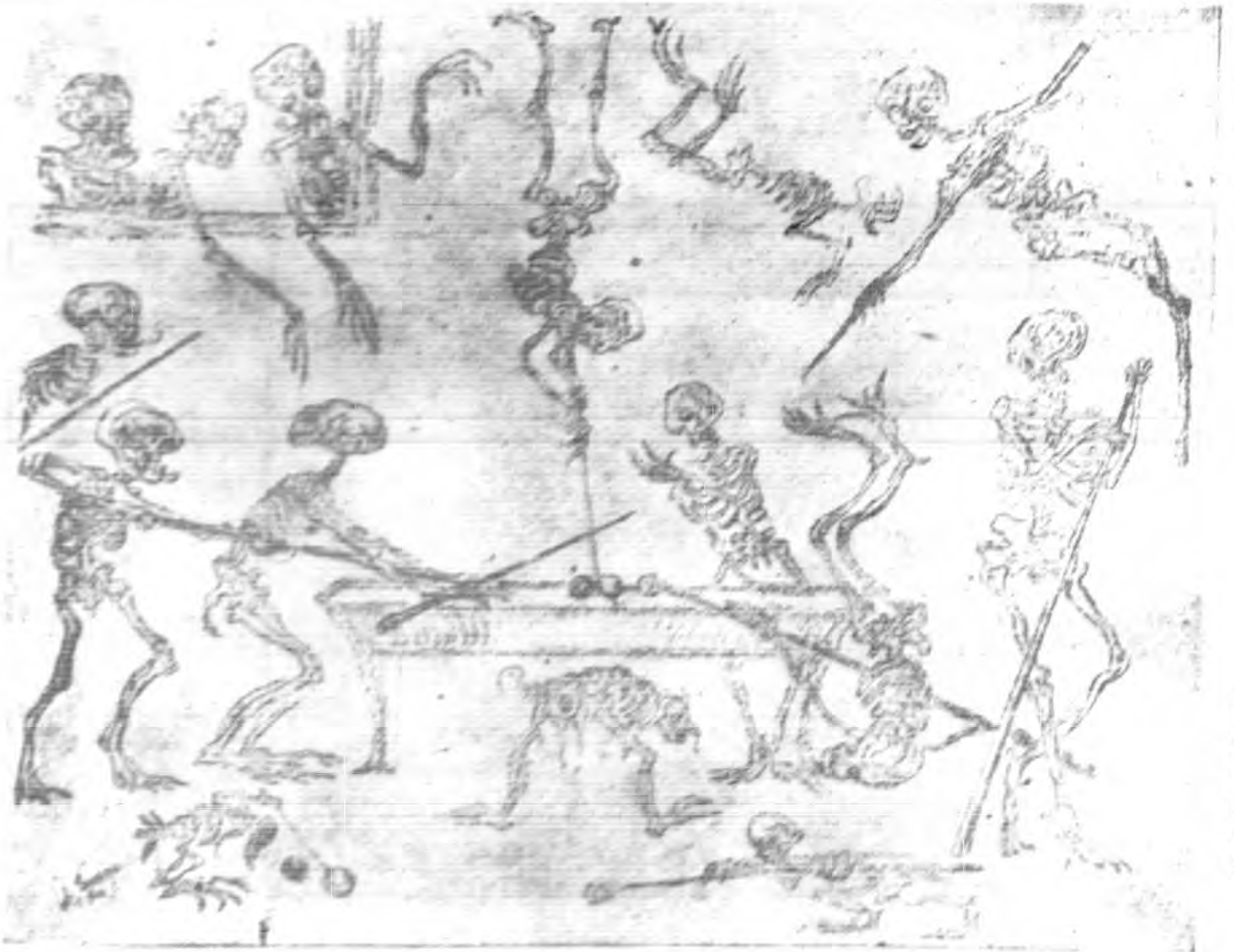


昂造爾肖像及作品「基督入比京」



昂造「比利時的藝術」

骷髏玩臺球



比國昂造爾作

四歲畫家荆女士（奧特華）展覽會出品之一

後生可畏

為

奧特華同志題

曹仲寫





# 比利時的藝術

李寶泉

曾爲近代象徵派最大戲劇家梅德林 (Manice Meeter  
1862) 作品的魔力所吸引，去讚美作者而及其  
祖國——比利時的當口，假使他的眼睛的注意點，更能移  
到比利時的藝術時，他們的奇象將令其於世界文學上一朵  
奇花的讚美，入於他們自己整個園庭中所有的藝術之花而  
驚駭。

比利時的藝術，在歷史上他就是位「世家」。在數量  
上他終是位擁有多財的「富戶」。對富戶調查其擁有多寡  
的景，比較地還容易，可是對世家而追究其「家世」時，  
就不免有些棘手，至少亦有點麻煩。可是知道富戶的景而  
不知其家世時，寔屬不澈底的認識。我們現在從歷史的敘  
述中去認識他景的多寡，這樣，比較地可得的效果要圓滿  
些。

發明油畫的兩兄弟休佩，及尚望，愛克 (Hubert 1386  
— 128 at Jean 1310—1440 Eyck) 。他們同後代的

關係，可分好幾面說。第一、他們畫面上冷靜堅硬的作風  
，是代表了北歐全體民族的性格反映出來，與南歐意大利  
風的作品對抗。第二、他們客觀地忠實描寫對象，這使意  
大利文藝復興末期的加拉伐傳 (M. A. Caravage 1599  
— 1609) ，在寫實派系統上有不能向北歐畫壇作驕視的可  
能。第三、他們發明的油彩，在彩色畫家的立場，證明他  
們不單能發明油彩，他們確能更佳妙地去使用色彩。這使  
色彩畫家的繁盛地佛妮絲，不得專美於前。有這幾點，我  
們就可以這樣說：假使歐洲是有繪畫的大陸，因為歐洲大  
陸上有了比利時。

到了十七世紀，由大天才呂本司 (R. van 1677—16  
90) 的領導，除了他本身的勢力在發展外，他的學生們，  
更在全歐各國的畫壇上領導着。呂本司自己所有畫幅，完  
全將北歐人特富的力量，假南歐異常豐富感覺性上收穫的  
形式表現出來。本來南北歐難以調和的傾向，由呂本司的

鐵腕將他們併成了一處，以後法國十八世紀的宮廷畫家華都 (Watteau 1684—1721)、蒲歇 (Boucher 1703—1770)、佛拉果那 (Frangonard 1732—1806) 十九世紀的浪漫派印象派都是他直接地在統領着。其門人望，地克 (Van Dyck 1599—1641)，爲呂本司最傑出之愛徒，優美的情調，媚人的外形，使當時貴族傾倒者不知凡幾。於宗教畫上他那動人的構圖，色彩，畫中人臉部的表情，其打入人心深處，較其師有出藍之譽。但其最長者爲肖像畫，畫中人多數爲權貴皇族，其心理上之深解，都在一對對的眼珠中傳達出來。一生處地，除比利時祖國與意大利外，多數消磨在英吉利，所以那裏保有他的遺作爲最多，而於英國後世的肖像畫，佔了空前的地位。巢達昂 (Torreana 1593—1678) 與特尼哀 (Teniers 1610—1690) 對於後世的諷刺畫，風俗畫，都有極大的影響，他們都是呂本司的門徒，前者以更誇大的肉感，表現那北歐農民聚餐時的豪興，康樂，其表現較其師更爲熱烈緊張。後者則全以冷笑的态度去嘲辱一切的農民，無產者。他畫中人越表現得活躍，他厭惡的情緒，越充分地顯露了出來。畫中人越熱，

他自己就越冷。他對無產者一些都沒有愛好，同情，他只是冷靜地去觀察，在厭惡與憎恨的胸懷中，用了嬉笑的筆意傳達出一部份，當你看出了他畫你的惡意時，他還是嬉笑着嘲弄着你始終沒奈何！但他在諷刺畫與風俗畫的地位上是不可否認的，法國十八世紀風俗畫家格婁寺 (Greuze 1725—1805)，諷刺畫家道彌哀 (Daumier 1808—1879)，都要在他身上踏過去，纔能找到歷史上正當的線索。

繪畫上自米勒 (Millat 1815—1875) 對農民有深刻的同情，熱愛後，無產階級的痛苦，可愛，可敬，方使人在藝術上注意起來。比國近代大雕刻家墨尼哀 (Mouvier 1831—1900) 就是米勒後接踵而起的無產階級同情藝術家。他初期的雕刻品，充份地顯出了所受於米勒的影響，他雕刻着撒種的農人等。但最後他在礦工們的生活中，寄託了自己的熱情、技術，天才。他雕刻上的工人，有的在勞動，有的在沉思，有的在掙紮，更有許多則已起來暴動示威了。米勒的農人是安命的，墨尼哀的工人則非安份者。假使米勒的確認識了十九世紀的農人而能澈底地將他們心身

所處的特質與變化表現出來成就其為偉大的畫家，則墨尼哀在雕刻上表現勞動、沉默，反抗的工人情緒，實使他成為現代藝術上最偉大的無產者的同情雕刻家，藝術家。

與梅德林同樣地以象徵派的手法在繪畫上表現出來的昂造爾 (James Ensor)，他全以恐怖底情緒構成了他所有的畫幅，他眼中沒有看見過人，他見到的不是妖魔即鬼怪。他的素描上，我們好像遇見復活的李龍眠，公麟所畫於澄心堂紙張上白描的羅漢與鬼子圖（現藏巴黎乾梅美術館 (Musée Guimet)）。其構圖的瑰偉，用筆的挺秀，誠為現代繪畫上不可多得的奇才。至其畫幅上冷靜的構局，猶很明顯地證寔了他在北歐血統下的遺傳。（參看插圖第五面）

比利時在繪畫上創出了全歐的奇象，這不過是文藝復興的一種效果，到了十七世紀的呂本司師生們，一方面拉

合了兩種對峙的成見，一方面創出了後世的新途境，這兩種在藝術上的功績，是怎麼令人不忘？再加以墨尼哀對無產者在雕刻上表現同情而證寔其對時代要『向那裏去』認識力的一點，與乎現代恐怖性——戰爭，掠奪，殘殺充分地表現在畫幅上的昂造爾，其技術與大胆表現的一點，這種種，使我們在想到那比利時這一個國名字，那些藝術家已怎樣在我們眼前將他們藝術上的收穫，使他們的國土亦好像擴大到令人起一種無窮的恐怖。

## 藝術家生活的救濟

立夫

法國上議院元老們所組織的『藝術社』，新近社員計有百人之多，今開會討論，第一是發起展覽會，第二是組織『藝術家生活救濟會』，使藝術家們不為物質生活所逼，而可專心於各人特創的藝術研究云。



# 法國名人尺牘選譯

曾仲鳴

## 一 拉馬爾丁給德斐呂凱書

譯者註：

一八二〇年拉馬爾丁(Lamartine)沈思集出版之年，我們都視作浪漫主義運動的開始。拉馬爾丁以一七九〇年生於法國南方的馬貢(Macon)城，幼愛自然，常默倚窗間，眺覽風景。好詩歌，日與和順虔敬的母親相處。他的性情，趨向於吟咏之途，而富柔婉的心緒，便啟發於此時了。

一八三〇年他被推為法國博士院會員，後游歷羅馬土耳其等地，一八三三年，任議員，一八四八年，為法國臨時政府的領袖。未幾，路易拿破崙為總統，解散國會，拉馬爾丁被排斥下野。路易拿破崙既稱帝，他即退居鄉間，以著述過生活，不欲再問政治了。

拉馬爾丁的詩集多種，沈思集及新沈思集，皆包含純潔的愛情詩。論辭句則纏綿宛轉，寫想像則深刻憂鬱。和諧集中，則充滿耶教的情感，以偉大的語調，稱述上帝，以飄渺的思潮，紀敘理想。他自己常以為他的詩歌，如人的歎息，如樂聲，如泉，真為知言。

拉馬爾丁在一八二五年赴意大利游覽風景，與當代女詩人德斐呂凱(Delphine Gay)相遇於維里羅瀑布旁。德斐呂凱聽美而喜笑，秉性聰明，好吟詩歌，他們相見之後，互相談心唱和，恍如故交。德斐呂凱體態婀娜，徜徉於煙影山光間，更增其窈窕，拉馬爾丁因之大為感動。既歸巴黎，彼此來往益密，同游勝地的回憶，時時纏繞於兩人的心坎。不久拉馬爾丁外出游歷，曾給她一封信。極為柔婉動人。

尔意記得我麼？我呢，我在地上，或居海中，時時刻

刻都想到你。我常常想到你，我永遠想到你。我想到你，我就覺得愉快。我每每把舊事對加伊述河的波浪低訴，那條河，便是我的河。我也每每把舊事向多許斯山的秀影輕語，那些影，也便是我的影。

## 一一 德穆蘭與妻書

譯者註：

德穆蘭 (Demoulin) 名嘉密爾，(Camille) 生於一七六〇年。醉心革命，專以新聞紙為宣傳，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領導巴黎民衆而起異動，劫巴斯狄獄，圍凡爾賽宮，為法國大革命的先鋒。後任司法部部長，兼為革命領袖唐頓 (Danton) 的秘書，因反對胡伯卑耶 (Robespierre) 的殘暴，卒為胡伯卑耶所逮捕。與唐頓同時受刑，此函係一七九四年四月一日，他寫給他的妻的，他的妻呂絲於他死後八日，亦因犯營救丈夫的嫌疑而被殺。

安靜的睡眠，暫時停止我的苦楚。在寢寐中，我纔覺得身心自由，纔沒有拘囚的感想。上天曾經可憐我呢！只

有片刻，我於夢中見着你。我於夢中，見着你，與夏述，和你的母親達洪黎——她正在我們的家裏——我和你們循環接吻。但是我們的小孩子盲了一目，睫間僅餘白點。我遇此意外事，心中異常悲愁，痛極而醒，依然在於囚室，而窗外的天色，漸已微明了。呵，我的呂絲，我不能夠再聽你們的聲音了。在那時候，你與你的母親正和我談話。至於奧夏述呢，他竟忘記他的苦痛，而輕呼爸爸，爸爸。我只好起來，臨空對你絮語，并作書以慰你。然而打開我的小窗，孤獨的情境，與乎鐵柵使我和你隔絕不能相會的思想，種種悲感，潮上心坎，竟戰勝我的靈魂的剛氣。我的淚珠，點滴而下，也可以說我在我的墳墓裏，飲泣而哀號：「呂絲，呂絲，呵，我親愛的呂絲！」

我在室中，發現一縫隙，我側耳而聽，有呻吟的音響。我偶說幾句話，病人就問我的姓名。我既以之告他後，他即臥而微語：「我的上帝呵！我是服浮德公了，為什麼你也進來麼？反革命已經成功了麼？」我們不敢多談。為恐這種微末的安慰，引起人們的報復，又恐為邏卒所聞，把我們隔開，而加更嚴緊的監視……

正在此時，革命法庭的委員們剛來審問我。他們問我會否陰謀推翻民主政體，這是何等的侮辱！純粹盡忠於民主政體的黨人和我一般，可以如此欺凌麼？我知道我的命運了。再見罷，我的呂絲，我親愛的呂絲。我的呂絲，你替我向我的父親告別罷！你作書與他，你只算我是人類中最無禮忘恩的人罷了！你曉得我的憂慮是有所由來的。你更曉得我的預測，向來是準確的，我最後的片時，必不辱及你身。我本是生着要使你幸福，要使你的母親，我的父親，和我們心愛的親友，團聚而成人間的天堂。我曾作「聖卑耶教士的幻夢」，我會想建一民主國，建一人人所愛戀的民主國。我真猜不到人類是這樣不公平的，和這樣殘忍的。那些同志們先行攻擊我，我纔著論辯駁。那知道文字的談話，竟淹沒我的如許工作。我實在爲此滑稽的文字辭而被害，也爲與可憐的唐頓的深交而被害……

你應爲我的奧夏述而生，你常常對他說我的生平。我不能再和他接吻了，我不能再和他嬉戲了。從前他見我往議院去，他就大哭。他將不會記憶着我了。唉，我親愛的呂絲，我舊時每每對你說，我們不如居一荒僻窮困的茅舍

，且夕相處，你想想看，我有道理麼？

我雖受着苦痛，我仍相信冥冥中有上帝存在。我的赤血滌淨我的過錯，滌淨人類的懦弱。至於我的盛德，我的愛國心，上帝總會酬報我呢。我將在天國等候你。呵，呂絲，呵，亞烈狄。我素多感而好仁。死神使我不再目見世間許多的罪惡，難道是一樁大不幸的事麼？再見罷，我的呂絲。再見罷，我的扶助者，再見罷，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的塵世的天神，我所留下與你的，有無數的良友，他們都是具懿德愛人類的賢者。呂絲呵，我的呂絲呵。再見罷，奧夏述，亞烈狄，亞丁呂，你向你的父親，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家族，代我告別罷！我見着我生的邊岸，漸漸的遠了。我還見着呂絲，我還見着她。我的親愛，是的，你是在這裏呢。我被綁住的兩手，依然握你而吻。我的心依然爲你而跳動。我的頭顱，離開我的軀體的時候，依然微展將死的雙眼而望你。

### 三 羅蘭夫人獄中與其女書

譯者註：

羅蘭夫人 (Madame Rolland) 以一七五四年生於巴黎、幼極聰慧，好文學，醉心自由，尤嗜讀盧騷服爾德諸名哲之著作。嫁羅蘭後，助之提倡革命。法國大革命既起，羅蘭於一七九二年被任為內務部總長，羅蘭夫人亦參與政治，嗣為山嶽黨所排斥，被捕下獄，一七九三年，羅蘭夫人受革命法庭判罰，上斷頭臺。臨刑時，容態泰然，高呼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爾而行！此書乃羅蘭夫人在獄中與其女之一函，時女年方十二。

嗟乎，吾女。吾不知獄吏尙許爾見余。或許余以書與爾否耶？其念爾母！雖寥寥此數語，然余將死時，所欲告於爾者，亦盡於是矣。爾已見吾已往之樂趣，蓋吾所行之事，胥所以救世之顛連無告者，抑人生之求仁，當亦如此也。余隨逮時，猶怡然無所懼，爾亦見之，以余自問，無愧於心，而余之善行，又足以敵吾心之憂慮。夫世之欲殺其哀愁，及欲泯然無所悲於滄桑之變者，其惟若是乎？余望爾之終身，不若吾之艱苦，然容有其他災害罹及爾身，為爾所不及禦，猶吾今日所受之者，故吾又以爲惟能勞其

生，慎其行者，而後能隨其職，而行其素也，爾其志之。抑爾親之遺範，爾亦可法。設爾能深知世情之幻化，而窮其理者，爾生或不致為庸女子歟。行矣吾女！爾乃余所乳者，余愛爾極矣，余此時不知用幾何勉力，以抑余思爾之切，他日爾或能知之。嗚乎，吾身雖遠爾，吾心實左右爾也。再見矣，吾女配霞。

#### 四 羅蘭夫人獄中與友書

譯者註。

羅蘭夫人 (Madame Rolland)，名曼麗，如珊，腓里朋 (Marie-Jeanne Philiron)，千七百八十年，嫁於羅蘭，時年二十六歲。她在里昂，曾充「里昂通訊」的編輯員。在巴黎，則設沙龍 (Salon) 接待革命黨人，討論政治。她不贊成山嶽黨的暴政，時加譏刺。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二日被捕入獄，十二月八日上斷頭臺。她的丈夫聞她遇害，自戕以殉。羅蘭夫人在獄中著文讀書，閒靜如無事。嘗致函於她的女兒說：「人生總有一死，死何所懼。在此日夕生禱，以求速

死。我只望你勉力於學問，以繼我未了的志願，我就死去，也可以安慰呢。」這封信係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給她的友人蒲左（Buzot）的。

吾友，至於我呢，我自知肅然靜候公理的時代的復現，或受暴政的最後的虐待，使我的行為，予後人以模範。我所恐懼的，就是你想冒險救我。我的朋友呵，你能救國，即所以慰我。我不願你爲我而不去救國，我若知道你努力爲祖國而奮鬥，那麼，我雖死，亦無遺憾。死亡呵，煩悶呵，痛苦呵，我絕無所怕，我絕不迴避。我的朋友呵，我可以對你說罷，我生存到最後的片刻，也不會有彷徨憂懼的情狀……我在此中，如居家裏，如投旅舍一般。我若非恐怕引起人們的奇駭，我將把樂器帶來，靜坐而彈。我處此咫尺的囚室，在鐵窗鋼欄的後面，我的思想，依然不失其自由。我追憶我所最親愛的人事，我安樂的良心異常安樂呢……那般暴人儘管壓迫我，我的政敵，雖能壓迫我，但是若想屈服我呢，萬萬，萬萬沒有這回事。

## 五 狄德陸與友書

譯者註：

世界各國之得去獨夫，錫專制，而爲共和者，受法蘭西大革命之影響也。法蘭西平民之能知共和之理，遂起而革命者，孳乳於服爾德，盧騷，孟德斯鳩，狄德陸諸子之學說也。狄德陸（Diderot）幼時家貧，好追隨同里之無賴者。爲狗馬之戲。後受父執之戒訓，折節讀書，學大進。著百科全書，總包人類已有之知識，討論科學，藝術，文學，哲學，政治等問題，而於革命原理，尤述之甚詳，又作文宣傳無神主義，大受教會之攻擊，然狄氏絕不畏懼，仍努力猛進，雖歷艱苦，遭危險，亦處之泰然。法國大革命既成功：人民紀念前哲，稱之爲「革命先導者。」

嗟乎，余何不幸，而棄吾父母子然于世也。余意度吾父母臨終之時，必屢瞬其枯瘦之眼而尋余也，傷哉。余今孑孑獨居，每中夜，陰風慘雨，燈殘影單，思及吾最親愛之父母，余心之痛苦極矣。余甚悔幼年時之昏悖，忍棄吾父母而游於繁華之都，余今乃知嗜慾爲少年最悲傷之事也。當吾父亡之數年，一日，余行途中，遇吾友。友曰：「



君良善人也。然君絕不念及君之親乎？噫，君其悞矣。余不敢言世之爲親者，皆愛其子，而其子亦皆愛其親，然余則甚愛吾親，而吾親亦甚愛余也。」吾聞其言，始痛悔而求吾父，孰意吾父已舍余而逝，不得再見矣。憶余童稚，嘗有片時之愉快，今日追思，猶髣髴如昨，然奄忽已三十餘年矣。某日，余受獎品於學校，吾父遠見余歸，卽置其工作，倚閭而待，容貌溫慈日微笑，而淚珠復如雨注。嗚呼，哭爲人生之最哀，然有時樂極而哭者，則其哭可愛而更可悲也。余今爲無父母之孤子矣，誰爲余最親愛之人耶？誰能生吾父母而使之與余重聚耶？余終日啜泣，吾父母其知之耶？吾母乎，曠昔天寒，爾嘗以兩手擦余足使暖，爾憶之乎？嗟。吾友，吾友，余述至此，吾心碎矣。

## 六 德斯波華模爾夫人覆聖佩章書

譯者註：

德斯波華模爾夫人 (M. De dordas Valmore) 乃法

國浪漫主義時代之一女詩家，善於寫景，深於言情，能從人人目所常見而不能寫出之風景，誠實描寫，亦

能從人人欲言而不能陳述之情緒，曲折傳出。故其作品，使人讀之，甚爲感動。

德斯波華模爾夫人年青時，有所戀，其人爲何姓氏，世莫知之者。文學批評家聖佩章 (Saint Euvre) 好探人之私，疑德斯波華模爾夫人之愛人爲當時文學家拿杜始，(H. de Latouche) 但不敢確定也。千八百五十一年，拿杜始病卒，聖佩章特函唁女詩人，致惋惜意，并謂「知拿杜始者，唯夫人，介余識拿杜始者，亦夫人，今拿杜始死，余欲爲之傳以示後世，微夫人，余不能詳其身世，夫人其肯舉以告余乎？」蓋欲窺女詩人之心緒，而判定己心所疑者之確誤也。德斯波華模爾得書卽覆以此函，不欲述拿杜始之言行，但悲傷之情，溢於言表也。

君言當矣，君可乘余不意時，如電之速，急取余記憶中之感觸而述之。余之記憶，存於腦際，不能盡言，然亦不肯片時忘之。吾輩久不相見，將舉何事以語君？閱君書，言辭沈摯，使我惻然，舊事歷歷，潮上心頭矣。余今居此，不甚靜，身有所屬，心中情緒難吐也。比者吾所愛之

親友皆相繼死亡，吾心之痛極矣。愁聲繞吾左右，我終無寧息之日。得最近之噩耗，如刀刺心，然而無人憐我。上天和我，或能矜我也。余方除喪服未久，今又遭此喪，天乎，何其慘哉！

## 七 德斯波華模爾夫人與友書

譯者註：

黑嘉米耶夫人 (Madame Pécahier) 爲十九世紀初年之美婦人，性柔順，好爲慈善事。其所主持之沙龍 (Salon) 多爲文士詩人聚會之所。浪漫主義之先進沙多白尼痕 (Chateaubrian) 與黑嘉米耶夫人相識久，往來甚密。此函乃德斯波華模爾夫人在黑嘉米耶夫人逝世後。致其友名那白多 (F. de La Fayette) 者，女詩人與黑嘉米耶夫人結交亦甚深也。

舍余而逝之諸友君不盡識之，甚幸甚幸。君若識之，君見余之落淚，君亦必痛心也。但有時僅道其名，君即可知其爲人，而哀其死。嗟乎，黑嘉米耶夫人逝矣！吾人不能再見其溫和美麗之顏色矣！其手柔婉，常毅然以援世之

窮苦者。自沙多白尼痕先生去世以來夫人傷而病。其兩目素以明媚稱。雖哭亦帶笑容，竟因過悲而盲，今更因過悲而並喪其身矣。可哀哉！沙卓白尼痕既逝，夫人每指其平日所坐之椅而語余曰：『吾友生時，此地既熱鬧又安靜，愉樂之氣，溢於室中，今不得矣。』昔夫人所以語余者，余今痛夫人之死，亦將以此語語君矣。

## 八 西維宜夫人與女書

譯者註：

法國古時交通不便，書信往來亦艱難。迨至十七世紀，路易十四極盛之時代，社會生活及宮庭生活，十分發展，巴黎遂爲貴族文士詩人聚會之地。人與人之間係漸密，客室生活 (La Vie de Salon) 亦隨之而漸密。耳所聞，目所見，近則聚晤時，舉以相告，遠則以書札互相通訊，尺牘文學，由是而興。

西維宜夫人 (Madame de Sévigné) 之尺牘最爲世人所重，用一種自然歡樂之文體，信筆所之，寫當日宮中軍中之新聞以報其女。其女嫁克理朗，(Châteauneuf)

居於外省也。夫人尺牘，寫情感，則宛轉誠實，敘事實，則公正真確，或批評文學，或譏刺朝政，皆具卓絕之見，有諷人之旨。

夫人生於千六百二十六年，卒於千六百九十六年，早孤，十八歲，嫁西維宜侯爵，未數年，侯爵與人決鬥而死。夫人從其時起，盡其心力，撫養愛女，以一生之愛情，專傾注於其女之身矣。

余之憂愁若能圖以示爾者，則余之憂愁為非甚。余亦深知，自今以後，余不能再覓吾之愛女，爾之履聲愈向前一步，爾則去余愈遠一步，余欲遣此離懷，乃至聖馬利亞尼菴，然余之悲泣，終不能已，余之靈魂，似已棄余而逝。余懇亞脂夫人，任余獨居一室，而不與余交談，俾余得盡其悲。五小時中，余未嘗一息幽咽，如此之慘別，足以殺人有餘矣。

余曾草一函，致爾夫。書中之音調，爾可想像而得之，作書竟，余復至那華飛夫人家。嗚呼！余傷離之感，與彼相處，誠為至宜。以彼既孤且病，今復喪其懷姊，分別之痛，生死雖殊，心緒則無不同也。時適陸夫奇先生造訪

那華飛夫人，相資為談叙者。惟爾之遠行，與余之悲苦耳。入夜，余歸自那華飛夫人處。嗟夫，當余拾級登樓之時，中心之哀傷，為何如耶？此室非余所常履者耶？諸物凌亂無序，而爾之幼女，輒依依予側，嗟夫！余竟誤以為爾也。長夜呻吟，東方終不肯曉，余亦未嘗稍息念爾之意，午膳後，余至郊外。其夜，得爾札，余心忐忑，又如前矣。今即草此數行，寄高倫先生處，託其代達，余知爾望余消息久也。此間諸友皆屬候爾，余若一一書之，則盈篇累牘，不能盡其辭，無已，不贅述。

## 九 西維宜夫人與女書之二

這幾時，國王甚好吟咏，受業於聖昂和東騷兩君，曾自製小詩數行，自己亦覺得不佳。一日晨間，加蒙大元帥進覲，他就出以相示，并問他：「大元帥，你看罷，那個作這樣的詩，不是慙慙不遜的人麼？我近日愛讀詩詞，所以臣下常以各種的作品送來，這首詩究竟如何，請你告訴我。」大元帥接着沉誦，誦竟，就答道：「主上，陛下的判斷，真是神聖的判斷，我有生以來，絕未讀過如此至愚可

笑的詩呢。」國王聞而微哂，對他說：「那麼，詠這首詩的人一定是至愚的麼？」大元帥答道：「主上，設使不叫做至愚，更有別的美名贈給他麼？」國王說：「是的，是的，你在我的面前，能够這樣爽直，我真快樂異常，我老老實實的對你說罷，詠這首詩的，不是別人，就是我。」他說完，又微笑。大元帥急道說：「咳，我錯了，我剛纔讀時太過匆促」，國王說：「不，不，大元帥，凡人感覺只有最初的，是最天然的呢。」

國王對於此舉，極爲得意，許多人都覺得太使老臣難堪，且以爲國王不應對於大元帥施此殘酷的事。我呢，我每好迴想，我希望國王能就此問題上，知道己身和真理，有若千的距離呢：

## 十 西維宜夫人與女書之三

期支伯爵近在軍中，作一事，大成功。此事如有意外，則期支伯爵之罪甚矣。期支伯爵受主帥命，探河流可涉與否。伯爵歸，報命河水淺，可渡，實則河水頗深也。騎兵全隊狂奔至河岸，伯爵先飛騎過，全隊皆隨之而過，若

履平地。此乃伯爵之才，伯爵之運，偶然爲之，不可再也。

騎隊中有朗都驍騎士者，涉既半，忽厥，墮水，直至河底。騎士急泳，上浮，又墮，又上浮，握馬尾，馬馳至岸，騎士亦抵岸，躍上馬背，轉瞬間已歸隊中，馬蹄蹴其帽，落，至再矣。騎士猛烈閒逸如此，使我頻念古史中之勇將也。

## 十一 西維宜夫人與女書之四

余頃得爾手札，知余所寄之戒指，爾已收到。余讀爾書，且讀且哭，吾心似已碎爲片片矣。未得爾書前，余以爲爾將怒余，或爾有疾病之苦，或爾遇意外之險。今讀爾書，吾心大慰，爾體既健康，爾繼續旅行，沿途平安，而爾愛我之心，又與日俱積，我淚不能蓄於眼際，點點自落。吾女，爾念我切，我亦念爾切也。余居此，抑鬱無聊，余之靈魂，追隨爾之左右，余身如徘徊路旁，不知所往，怕聞雨聲，雨聲能使我悲愁。每思及虹江，則甚憂，知爾向此江而進。余有地圖一幀，列於案上，每對之默念何地

爲爾今夜居留之所，何地爲爾接收吾函之處，我盼望能讀爾書，惟有爾書可令我獲片時之愉快也，爾其誌之。

## 十二 西維宜夫人與女書之五

今日余性忽暴躁，似爾平日所常語「爾不善良」。余不得爾隻字，余心愁甚。終朝微雨，吾輩獨居不樂，望爾旅况不若余如今之悶悶也。家中自教士至傭僕，皆思所以悅我者，然終無能爲力。我盼今日爲星期五，可得爾書，然而今日只是星期三，彼輩惶恐，莫知所從，若欲慰余而語余今日爲星期五者，則更苦矣。因今日若果爲星期五，而爾書反久久不至，則吾心之哀痛爲何如耶？無奈何，余但有忍耐，余素無忍耐心，爾亦知之。爾當念我，以書來，勿忘。

## 十三 西維宜夫人與女書之六

爾常譏笑夏辛與德伯荷，余甚以爲然。昨者此兩人親見國王，國王語之曰：「爾輩來何遲；爾輩不及親臨戰地，殊爲可惜。爾輩若隨朕左右，旅居不久，戰事已畢也。」

「夏辛謹對曰：『主上，微臣輩皆鄉愚，欲參與盛典，必御禮服，微臣輩已各定製一襲，然衣未離縫者之手，而階下所攻之城已下矣。』國王聞之，甚歡悅。余以爲此語雖稱旨，但余若爲其主者，將令其作信史，必不爲此快意之言而心樂。凡所以傳於後世以示天下者，豈須此等諛辭耶？」

## 十四 許峨致蒲爾多黎書

譯者註：

許峨 (Victor Hugo) 是浪漫派的首領，亦是法國近代最偉大的詩人，幾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具想像的天稟，有精巧的奇才，他的詩歌長於描寫色彩，而極留意音節。他晚年敘述社會的苦况，傳達人類的心理，將外界與內心的顏色聲音，一一的寫出，非常細膩，非常恰切瑰麗。凡豐富的詞藻，他均能以磅礴鼓蕩的才氣出之。

一八三〇年，他所著矮那尼 (Hernani) 一劇，將在法蘭西戲院開演，因此劇是浪漫派的作品，大爲奮派所



反對，當劇稿交至檢查處，古典派的壞人勾通檢查員，故把劇本亂為塗改，使文理不通，或意思錯誤，或整語顛例。塗改之後，又節錄數段，廣為宣傳，以圖破壞作者的名譽，而頓挫新派的聲勢。許峨聞知此事，既憤且怒，即致書給內務部部長蒲爾多黎，(Duo la Bourdoisy) 提出抗議，遂引起一般主持公道的文人的不平，且使新派的青年們更為興奮激昂，更為努力前進。

自矮那尼送至檢查處以後，請看看這劇本究竟變成了何種情狀！我劇中，有些詩句，被人擅改，有些詩句，全段已變為不通的文字，有時原文依舊，而參以一二行絕無關係的詩句，或加以一二字滑稽的成語。這種塗改後的稿本便流傳於世間……這種事實是異常嚴重的，我也不用說明此等陰謀會妨礙劇本的作者和劇本的本身，因為劇本的生命，只在開演的兩小時中決定，決定之後，絕無補救的方法。此等陰謀究竟從何而來？究竟由那一冊稿本被他們偷改擅刪呢？關於這一點，我請總長加以注意。在我家以外，矮那尼的稿本只有兩冊，一冊存在法蘭西戲院，這冊

稿本進到戲院以後，院中的職員和劇員加意保守，憑點稿本排演既畢，即藏閉於櫃，他們都負有嚴守秘密的責任。還有一冊，係繳放在檢查處，如今塗改假造的稿本為人人所閱過，這稿本從何傳出呢？我當再三詢問。由戲院中傳出麼？然而這劇本的生命與戲院的榮譽，有密切的關係，這劇本的將來與戲院的利害，亦有密切的關係。既然這稿本不是由戲院傳出，那麼，這稿本是由檢查處傳出麼？檢查處存有一冊稿本，檢查處將此稿本可以隨時給人觀閱，可以隨意塗改刪減，檢查處是我的文敵，檢查處是我的政敵，檢查處是不道德的機關，檢查處是無廉恥的地方，我控告檢查處！

## 為柳絮而折腰

春苔

西湖邊上，絮柳着地打滾，不覺我已折腰拾取一撮。旁邊的小孩笑我，從他笑容的甜蜜，知道他所笑的意思。

# 摸 索

(續第十期)

盡然

## 四

毛舜卿起床最遲。一起床就找余洛卿探問消息，後來在費小梅房間裏找到了他。大家都在那裏，吃着饅頭。余洛卿底眼球充血似乎利害了些；費小梅瘦了些；章鐵佛還沒有洗面，大眼角上堆着眼脂；楊梅窗坐着打呵欠，一會又擦擦眼睛；王麓雲也在那裏，細細地問昨天所吃的東西。大家都含含糊糊地漫應着……

楊梅窗先向余洛卿丟了個眼色，然後回過頭去向王麓雲說道：「老王，請你就去查一查關於協泰布廠的文件，可以麼。對不起！」

王麓雲去了。楊梅窗指着章鐵佛搖着頭放低聲音說道：「野種，你害得我們苦——老余，老費，我們避一避吧。」

「走麼？……」

「我想：如果……」

大家都沉吟起來：每一個人都呆着，眉頭皺着，咬着嘴唇，很有點像死了他們底父母的樣子。末了，毛舜卿說道：「我想這個不很妥當！如果事情已經被他們發覺了，現在走也遲了：我想，我們出去看看情形再說」。

大家互相瞅着，終於無可無不可地贊同了，立刻預備分頭出去刺探消息；並且約好上午十一點鐘在費小梅家會齊，報告所得的結果。大家出門的時候，楊梅窗又和王麓雲到一個地方不知談了些什麼。

這是個晴明的春天，人在街心走時，會得討厭他底衣服底笨重，出一身鬆快的不多的汗。街上完全是步哨，還有武裝警察，有時還可以看見巡邏隊。走路的人都匆匆地祇管走路，有時也舉眼張望一回，好像有沉重的心事一樣。孩子們很少在門口玩的。店家生意又清淡得像個冬天，學生們伙計們有的雙手捧着巴掌靠在櫃台上出神，有的吸

紙烟，有的晒太陽，有的賊頭狗腦地看過路人，也有刷鞋子的。偶然有個蒼蠅飛過，在人頭上的日光中畫了一根弧線。每一條街上每一家人家都充滿了每次戰事暴發時必有的景况，冷靜，冷靜——冷靜底內部却潛伏着極度的騷動。緊張的空氣四面八方地散佈着。

毛舜卿走了許多路，有幾條路還一連走了好幾遍。跑轉了幾家相識的人家。華大風家也去過，祇是沒有會着主人。他綜合起來所得到的斷片的消息，差不多都是謎一樣的東西：昨天晚上共產黨從武林門進城來，幸而軍警防範得力，捕獲嫌疑犯二人；錢塘門附近格殺共產黨二人，一個不知是什麼人，一個是賣魚阿五，當地人說他是酒醉鬼，但在他身邊確實搜出刺刀一把，還有別的東西，因為消息秘密，不能知道後來怎樣；昨夜軍法處連夜訊問不知什麼人，聽說今天早上鎗決了十多個要犯；昨天晚上三更時分鐵軍便衣隊入城，在錢塘門附近格斃一人，餘衆向江西逃竄；今天上午七時省政府開臨時緊急會議……但大部分的人好像並不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件。

最初着實焦灼得像熱天在烈日中作苦工那樣，背上還

歇着一塊笨重的東西；並且又感覺乾燥的空氣底壓迫。並且走着時總好像後面跟着一個看不見的人，前面走過來的人也像是危險的，從弄堂中闖出一隻狗來他也會吃一驚的。他本來是神經質的，平時沒有做壞事也會平空地擔憂，何況昨夜的事激動了他底不安？給他的印象又這樣深刻？

現在，他思想差不多要忍不住笑出來，他已經明白政府當局正在那裏捕風捉影，他們大可放心。但是一想到那些如果真是替他們死的死鬼，他便又淒然了，他肚子又吃飽似地脹了起來，憤憤地四面望了個轉，想道：「嚇，到我們手裏時，一定吃你們底肉。而且要吃活的，像岑春煊吃小老鼠一樣！」

兩脚半意識地向着費小梅家走去，忽然想道：「不去罷？橫縱沒有事呀，我也乏了」。又覺得不去似乎失約；並且又不知道別人也明白了沒有。他踟躕了幾秒鐘，勉強又曳着兩條忽然笨重起來的小腿向前走去。

到費小梅家時，才十點鐘，一個人也沒有，除掉費小梅底拖着淡翡翠色鼻涕的小兄弟和一個穿一套元色麻葛時式衣褲鼻孔向天的很風騷的年青女僕。於是，他惘然留了

一個謎面那麼的字條走了。

走出了費小梅家。下意識地向左右兩邊一望，就有一個車夫拖着一輛黃包車迎將上來，那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人，垂芽色的面孔下部有一圈短短地板刷樣子的黑鬚，彎着腰問道：「先生，到那裏」？聲音是那麼扁闊，竭力裝得柔和。

「千秋坊路，多少錢」？他仍舊曳着兩條笨腿陰陽怪氣地走着。

「嗯，先生！你老人家末，總不會吃虧我們的……」

「車夫拖着黃包車小心地跟着。」

「多少錢呢」！他不耐煩起來，他明白車夫們是老玩這套把戲的。

「不討虛價，噯，先生！三角角子？」

他立刻暴怒起來，突然立定了，回轉頭來，一種發怒而不好奇的眼光立刻掃射到車夫面上，沒好氣地呵斥道：

「你當我是外路人麼！多少路？」

車夫也立定了，不服氣的神情從微笑中隱隱地看得出來；但他却連忙陪笑說道：「噯，先生！柴荒米貴的日子

，討虛價，沒法——先生！你說……」

他心裏恨恨地想道：「少給五個銅元討討他吧」。想着就大聲說道：「一角角子，去不去」！說着，爽爽快快地提起腳來就走。

車夫依舊跟着，像見了糖類的蒼蠅，嗷嗷地求乞似地和毛舜卿議論着價錢，結果是毛舜卿加了三個銅元成交。

車夫雖則在那裏一跳一跳地盡力拖着車子走，但講起速度來就簡直等於零，毛舜卿在顛簸萬狀之中呆看着別的車夫一個一個地從後面趕上來。又一個一個地飛奔而去，心中又氣悶得變成氣惱，蹬了一腳叫道。「喂，快點呀」！

車夫回過僵硬的頭來望了望答應着，發奮向前跑了三五步，終於又背繹似地慢起來……

毛舜卿起初連聲催着，後來索性不響了，祇恨恨地望着車夫底左一簞右一簞的雙肩，烏龜殼般地灰色的大背脊。「這貪得的東西」！他想到？「簡直是一隻豬，越大，越會吃，越笨，噫……」但末後他又那樣想了：「自己倒不想想！……噯！……噯！像他這樣，一天能跑多少路？」

不能夠路；錢夠用麼？……他家或許還有分利的孩子吧，那又怎……」那樣，他就連忙問車夫道：「喂，你一天能夠得到多少錢？」

車夫又回轉塗着營養不良的顏色的面孔來，很狡猾地望了一眼，就開了話匣子，喘着，那麼斷斷續續地說道：

「說不……定，多點一塊……多，要坐頭好；少末，三角，四角，說不定……瞎眼的老婆，生了病，要藥；不吃藥，要死……死了倒好，收拾，收拾要，許多錢……小兒子要，照顧……吃吃藥，又要錢，當也，沒有……」

毛舜卿聽得同情起來，憤慨起來，不安起來。他，冷笑一整想道：「哼！博覽會，你媽底！爲民衆謀利益？……」

他想了想，教車夫停下來，車夫驚詫地望着他說道：「先生？……」

他把身邊的錢拿出來一看，一共是一塊錢三角多角子，他就把顫抖着的手遞過去說道：「你拿去，你，你都拿去！」

他一聲不響地回頭就走，也不管車夫在那裏說些什麼

。他覺得對付這個世界祇有一個辦法，就是像張獻忠那麼地殺牠一個爽快。他想想又恨恨地咬了咬牙齒，自言自語道：「淺薄呀，淺薄呀！婦人之仁呀！……這樣就算了麼，你！」

於是，他第二次來到華大風家裏。大風面壁似地看着報，報紙用兩隻靠在藤榻上的手臂支撐着。他一走進他的書房又算寢室的箱房，就和苦力把肩上沉甸甸地那麼一袋米擲到地上去那樣把身體擲在另一張半舊的藤椅裏。

大風放下了報說道：「你來過了？」拗起半個綳着的身子來，看了他底面色，蹙變了的眉頭和左頰，張大了的鼻孔，還有吼吼地牛喘似的呼吸，略微仰起頭來嘴唇閉了閉問道：「你爲什麼？」問着，他就坐了起來。

他祇回答了個「沒有什麼」，就不響了，也不把經過的事件告訴出來，祇是拇指彎屈着擺在掌心用另外四個指頭抓了攏來又放了開去一把一把地捏着。大風漸漸地低下頭去，兩肘擱在兩膝上，兩手底指甲互相挑剔着，發出「的……的」之聲來。

沉默了一回。

他忽然抬起頭來發問道：「你看，戰事會延長吧？」大風並不改變姿勢，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已經半年了。」

「唔！……」他忽然像一個就要炸裂的炸彈，一陣難受的骨頭脹。他底才離開靠背的背脊坍塌的建築物似地仍舊倒在靠背上。

一種聲響使大風舉起眼來，他忍不住發問道：「呢，你到底爲了些什麼！」

「我要問——其實我自己也曉得的，戰事要何時才可以結束？」他用短促的聲調沉毅地說。

「你爲——你爲什麼問這個……」大風停止挑剔指甲

「我希望這個早點倒！」他一字一字地用勁地說。

「這個那個，還不是一樣！——這是很明顯地：一個底基礎建立在農村經濟上面，另一個抓住了上海的金融勢力——說到民心底向背，呢，受了「來官還是去官好」的教訓的人民，物質上精神上會幫助點那一個吧？——難說呢……」

「「難說呢！」？」他學他說了一句。「野雞崗之役……」

「祇有野雞崗之役是勝利的——謠言不可盡信——我看你倒很願意看另一個軍閥來宰制中國呢！」

他又像一個飽滿的皮球漏了氣似地，軟癱在藤榻裏。

大風接着又說道：「其實上海的金融界也空虛得很，其實做的都是投機事業——公債事業，他們底命運，完全維繫於政府身上，當然要竭全力來維持這個局面，挽救這個政府——其實他們都很可憐，沒有一個不是帝國主義者榨取的對象和工具——他們不過都在盡他們底機能，結果，不過把破碎的中國弄得更破碎；生產落後的中國弄得更窮，甘脆點說，來得更容易亡罷了！說什麼呢，說也是這一套，不說也是這一套」。

他又激動起來，張張口像要說什麼，却沒有話從那裏出來。

又沉默起來，時間更來得長些，空氣平靜得像田野一樣。大風又躺下了。

過了一會，他喃喃地自語般念道：「第一步使武力

與人民接合；第二步使武力為人民底武力」。武力民主化！——嚇，還不是賭博的本錢！狗！豬！畜生！」！

大風仍舊挑剔指甲，像挑剔不了似地。低着頭說道：

「然而新時代畢竟開展了。犧牲了的並不是白犧牲」。

他舉起驚疑不定的眼光來，說道：「哪：我就懷疑——

——聽說攻打上海之後的傷兵，斷了脚的，壞了手的，可憐得和鬼乾一樣的傷兵，躺在火車站上，除下帽子來，對着帽子上別着的徽章上的總理遺像叫「我底總理啊我底總理啊！」叫到死，叫到喉嚨啞，哭，一片哭聲！——好像爲了什麼繳械？——想得到麼，這樣的結果哪！」他面孔紅起來，眼中潮潤起來。

「但是——」大風把身子拗了拗起來，躺平了。仍舊挑剔指甲。「這，可以證明他們不是工具」。他說得非常認真。

「不是工具」！他也挑剔指甲起來。「惟其不是工具，惟其不知道自己是工具，才真正是工具！——革命革命，要打倒帝國主義，當場出醜，這個不熟練的魔術；要衝破封建勢力，却做幸了一大批舊官僚，製造了無數新軍閥

新官僚！——居然招兵，還有人去當兵！」！

「呃，生產落後——西方文化——工商業侵蝕了中國農村經濟底基礎，手工業破了產，整個的中國成了國際資本主義者底市場之後，農民不當兵吃糧還有什麼謀生的方法？幼稚的工商業一起始就受着國際資本主義者底威脅，關門，站不住；外國人辦的工廠也不能夠容納這些大批失業的人呀，不當兵，不當匪，不做壞事有什麼辦法呢？先生，你想呀！」大風說着，伸直了的右掌像斬東西的刀似地很合拍地做作着助勢。這是他說話入神的標記。

「哎哎，我知道的呢」。他聽得不耐起來搖着手說道：「可憐的人啊，不是死在帝國主義者底資本勢力之下，就是死在軍閥底蒙養利用中！噫，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舊一切軍閥！……」說到後來，他立了起來，舉起握緊了拳頭肌肉緊張着的右臂向窗口高喊起來。

「先生，先生」，大風踉蹌地跳起來，一隻灼熱的手立刻從後面按住了他底口，懇求似地說道：「幸虧，地方還冷靜——先生，你要鬧禍了！你瘋了！」

他很快地用手臂擋開了大風底手，接着很快地扭了轉



來，把手叉着腰，盯了大風一眼說道：「我就怕要瘋！」  
「你怎樣，你！」他很有發怒的預備，兩眼盯住了大風底面部不動一動。

大風神情非常緊張，很發急。一面說話，一面用眼睛四面亂張，像一個偵探一樣。「你，你知道這是無益的麼？」說着，很發愁地歎口氣，輕輕地坐到原來的地位上去，仍舊很專心地挑剔指甲。

他聽了大風底話，腦中的一大堆肥皂泡沫立刻都被掉了，人空虛得像一種氣體，祇彷彿還感覺着頭上有一片朦朧的黑影。他又倒身在藤榻裡，把左腿擱在右腿上，把左臂枕了頭。他好像要哭，又好像在做夢。一會又把右腿擱在左腿上；枕在頭下面的手臂伸出來抓抓頭皮，其實頭皮並不癢；兩眼直視着一頂呢帽，末後又看看壁上大大小小的照片，看看牆上石灰脫落了的地方，心裏想着牠像個什麼。

結果，仍舊還是一陣冷氣逼人的沉默。

末了，大風和婉地對他說激動是無益的；但結果却似乎把冰送進火爐裏一樣。

後來，大風再對他說招兵底黑幕：招兵委員大都是流氓，大流氓中流氓小流氓都是，他們招兵是威脅利誘無所不至的，譬如他們常常這樣去招攬過路的或者是在街頭巷尾徘徊着的窮人——「喂，當兵去噢？很好的呢？馬上可以陞官發財，老百姓怕我們，可以看白戲；要子杭州上海可以白坐火車；嗨，買東西給半價，老百姓怕我們，啲，多威風！……不去麼？嚇，捉了去！忘八蛋！」他們又對他們說當兵吃是什麼穿是什麼，火線上可以「發洋財」——對於逃兵呢，要算旅費、膳宿費、什麼費，至少幾十元，有錢了事，沒錢呢，嚇，痛打了再押送第幾師第幾師——要你底命——二元半一個……四元……五元……美洲的豬仔！……」

大風說得很激動，但他却似聞非聞，似乎耳朵邊是一隻蒼蠅或是一個蚊子在那裏「嗡嗡嗡嗡……啾啾啾……」。大風面部的表情怎樣，做什麼手勢，他都沒有看見，也不打算看見，祇護自己睡熟了一樣地坐着不動。

忽然「激動是無益的」這幾個字在他底腦中明顯起來，又漸漸地擴大起來，他醒了轉來似地望了望大風，然後

問道：「那末，怎樣才會有益呢？」他又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大風。

「……怎樣嗎？」大風先微微地一笑，然後說下去道：「恐怕你還是不贊成的，你平時反對小組織，你以為是一種病態，你以為足以分散革命力量——其實這是集中革命力量必取的方略；病態，當然是不錯的。我就主張這個『調劑兒』。他也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或許簡直是挑撥的眼光呢。」

過去某一個時期，他原是這樣主張的；後來又覺得這是多事；而現在聽了，却感覺着一種某種需要上的趣味了，很想回答一個「來一下吧」——似乎礙於出口；想反駁呢，固然是想的，但也礙於出口。於是乎祇在鼻子裏笑一聲完事。大風也就不再說下去了。

照樣再沉默一陣。壁上的鐘擺動的聲音異常清脆。大風靜靜地望着擱在右膝上的左脚微微地一跳一跳地由於血液底循環的原故的顫動。他呆望着窗子外面白色的粉壁上的陽光，看了一會，閉起眼睛來，立刻看見有一堆晚霞似的紅光，漸漸地又綠了，紫了，黃了，又紅了，而且微微

地在移動着，向右，向右……突然回到了左邊。四面無底的黑暗中還有儀態萬方的金色曲線……

「你看這一封信」，忽然大風又開口了，立起身來從牆上藍布的信插中抽出一封信來。「彭年說長風在青島自殺了！」

他本來想接過去看的，聽說馬長風自殺了，就搖搖手表示不要看，仍舊閉了眼睛，說道：「噫！……他就不再負責了」。他還想說死了也好的，但眼球在眼皮裏轉了轉便不說了。

大風看了他毫不為意的神情拿着信呆住了。半晌，幾乎聽不見地歎了口氣，把信歸了原處，走到門外天井中去，低着頭，反剪着手踱着。

忽然一種意識喚醒了他，他立刻回到房裏，對閉着眼睛的朋友說道：「舜卿，吃飯了呢」。

「吃飯了」？他睜開眼睛來，擦擦眼睛，好像奇怪時問跑得太快了。

「噫……」

「我去了」。他慌慌張張地立了起來。

「吃了飯去呀？」大風不懂起來。

他凝了凝神，把搖擺的身軀立定了說道：「不吃」。

整副無力得像久病的人。

「吃了去！」大風懇懇地挽留他。

他怒了，說道：「一定不吃！一定不吃你的！」他像個撒嬌的無禮的壞孩子。

大風用身子擋住門，不讓他走。他忍不住怒吼道：「你飯多！爲什麼不拖個叫化子來——失業的工人也好！我……」他說着，出其不意地一下拉開了大風奪門而逸。大風也不追趕，祇呆呆地立在房門底門檻上，一雙手扶着門框，望着他底背影，臉上顯出一個淒苦的長久的微笑。

在路上亂鑽了一陣，漸漸地懊悔起來，大風是好的，不應該得罪了他呀！何況又沒有什麼爭論？肚子也覺得餓了起來，下意識地去摸口袋，想起來了，空了。回家去吧，現在正走在和回家去方向相反的路上，即使立刻開倒車，路太遠了，救不得急；不回家吧，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麪包問題？正踟躕着，一隻蒼蠅飛來停在他底眉毛上，他半意識地一揮手，蒼蠅立刻逃去了，但不久他又回到原地方

來停着，再趕，再逃，一住手，牠可又來了！他怒得用力把手掌拍去，頭給自己敲得「旺……」地一聲响，蒼蠅仍舊逃掉了；並且仍舊再來……

無意中在另一隻口袋中發現了七個銅元，他就在路旁買了些燒餅來吃了。吃了燒餅之後，不知爲什麼走到了青年會來。這時有好多人在那裏打彈子，也有左閃右閃地打乒乓和凝神壹志地下棋的；另一個地方有人在那裏看報，也有佔據了一個位子歪着頭略微張着流涎的口美睡的他。他揀了個位子坐了。才坐定就有個蒼蠅飛到膝上來停着，接着又是幾個，牠們有的爬着，轉着，有的搓搓吮吸口又把屁股豎起來用後腿細細地地理着翼翅。忽然另一個飛來侵入了牠底領土，領土主就那麼一陣襲擊，大家都叫着飛了起來追逐着，在空中打了幾個圈，勝利了，牠就飛下來停在原處，仍舊搓大舌頭，仍舊理翼翅……

無緣無故地「帝國主義」那麼四個字在他腦中一閃，接着「收回……然而……」跟着那麼一閃。他無聊極了。他立了起來。一連伸欠了八次，骨頭似乎好過了一點。又打了個呵欠，嘴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抽出手帕來揩去打

呵欠打出來的眼淚；又擤去了鼻涕。

從青年會出來，走了幾條柏油馬路，又踱到薦橋街來，這是杭州最討厭的一條馬路，灰塵飛颺起來混和在空氣裏。路面像爛蝦蟆底背脊，走不到幾步路，就會有小石子鑽到你底腳底來。他忍着刺痛蹣跚地走到一家糖菓店門前，停下來脫了皮靴把沙子倒出來，看了看，再穿了上去。很氣苦地叫了輛黃包車坐着回去，一路上不知想些什麼，兩眼直望着子子般扭着的車夫底背影。

才到門口，就聽到一種短促的扁濁的繼續的怒罵聲。他教車夫等着，跳下車子去敲門，門虛掩着，他推了進去，看見有好多人，在母親旁邊坐着立着，也有抱着孩子的。他管自己跑到樓上房裏，拿了錢就跑下來付給車夫，並不理會那些人。

付了錢轉來，想回到樓上去，母親攔住了他，要哭的樣子，說道：「你兒子把我娘一句說話，今朝你們這樣大了……回回拿我出氣，你把我一句話，我就走！」母親把捧着水烟筒的手當胸擋住了他，說時，眼睛潮潤起來，另一隻顫抖的手扭去了流出來的鼻涕，用一種寬抑的期望的

眼光望着他。

庶母抱着四弟，坐在屋角一張小凳上撫弄着，忽然回轉頭來冷笑了聲，把手一揚說道：「我底還小，也不是拖油瓶，啲？要我走把我一句說話！文卿老子，我是不是尋上門來的：不相信叫他來，我是不怕的！」

「你們逼我！」父親花炮般跳了起來，拍了一下桌子，震動得菜碗相碰作聲。「好，我是老牛，辛辛苦苦賺錢回來，回來一趟，淘一次氣，你們把我滾！」吃的安耽飯？滾！」父親挺胸膛舞動着手臂，像京戲裏的武生，眼睛張得很大，眉毛動着。

「啊……媽媽！……」三弟驚慌得拖住庶母底衣角哭了起來，拖得緊緊地。

「我不怕的！」

「我怕那個呢！」

「好了，毛師母！……」

「毛先生……」

「酒吃吃，人罵罵，像什麼！……」

「看兒子面上！」

「哇！……」

「我祇有一條命，我老了還要吃苦……義烏地方苦頭吃得還不夠……」

「要餓了呢……」

「哎，好了！……」

「大家耐耐……」

「姆媽！……」

扁闊的，尖銳的，木板似的各種聲音，主角底相罵，張大媽王少奶奶二妹黎太太等底解勸，小孩底哭叫，以及蹬腳聲，掃桌聲，拍茶几聲，碗盞什物震動聲，凳腳聲，衣服聲，蒼蠅打架聲……一時雜然並作。

他面色像一尊佛，一動不動也像一尊佛。

「兒子，總是苦了我們」。母親望着他往下說。「你把娘一句話」。把一隻冰冷的手來捏他底手，頭髮微亂，淚水直淌。

他很可怕地微笑着，兩眼從下面望上來，望着母親底面部，神情有些像影片上的陰險的魔法師。他像警察似地問道：「什麼事」？手反剪着，左手抓住了握着拳頭的右

手。

於是，母親顛三倒四地告訴他：別人告訴父親說，雲卿底死，是她給他餓飯吃的緣故，不是瘡癍，用了五六百塊錢都不說起，她趕東趕西求神拜佛也不說起，還說她良心壞……別人說她用錢太鬆；別人二十塊錢一月零用倒嫌太少……別人什麼別人什麼地說個不了，淚水也不斷地淌，打濕了他底手背。接着是父親分辯着庶母並沒有說什麼話；接着母親再拿某人底話來證明那事實是怎樣的；庶母說說這話的要爛舌頭，又說她天都不怕……

他掙脫了被人捉住的手，飛快地奔上樓梯，像一隻搶到食物的狗一樣。他不管她們底事，也不管母親對他底行為急得氣得連聲歎氣，幾乎大哭。他底心像浸在醋裏一樣發酸。頭沉重得要翻筋斗。幾步就走到牀邊，一下撲到牀裏去，面孔伏着在綿被上。耳朵裏聽着樓下的緊張一陣弛緩一陣的像在茶店裏所聽到的一種嘈雜之聲。

他沉沉地亂想：「——非家庭革命不可，一定要家庭革命！……怎麼革法……管牠，革！……管牠，革！……」  
「你們以為你們自己都是好人？你們自己都是被壓迫

者？……噫，誰了解我呢？父親？母親？朋友？同志？……

「——社會上有你底地位麼？——怎麼革法呀！——

活該！寄生蟲！寄生物！下流坯！鬼！小鬼頭！你這個不要面孔的狗東西！鬼東西！放你媽底屁！——

「哎，你還不自殺麼？譬如說呀——你要革命麼？不准你革，你便怎樣？——懷疑懷疑，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呢，你看，你想，你倒革革看？」

「鬼東西，家庭都沒辦法，不差吧，你居然也來革命，是國民革命呢？是世界革命底一部分呢？鬼東西，你能夠麼？你像麼？你配麼，哎，寄生物呀！……」

「長風，哎，我及你不來！——及不他來，噫哈！……」

他一遍一遍地亂想着，忽然樓媽走來，把一封信輕輕地敲着他底後腦叫道：「少爺，一封信。不要生氣，要把太太爭口氣，可憐可憐！……」

他翻了個轉身，並不起來，把信接了，暫時不看，用下巴向樓媽動了動，低低地說道：「嗯——你去」。

樓媽去了，他拗起身子來看信。這是姬其相寫的，舊色的信封，娟秀的鋼筆字。他突然不安起來，心在跳，面孔發燒，手有點抖。「呵，她底信呀」。

他先把那封信舉起來對着光線照着一看，然後小心地撕去一隻角，把一個小指伸進去一劃，隨手很敏捷地抽出一張白色的信紙來，竭力抑制自己，竭力要自己心氣和平地去讀這封信。

「舜卿同志：

「手書讀悉，因有遠行，故未即覆。

「人生本無多大意義，無非役於情理。既生而為人，不如意事，自所不免，望以黨國爲重，身體爲要，勿興無益煩惱，是爲至盼！書及於此，停筆啞然，同志閱此，亦將笑我善處人而不自察乎？誠然，終歲多愁善病，不自知返，今人稍涉煩悶，即絮絮叨叨如客佛媼，豈不可笑。然我之所以終朝悶悶，幾瀕不自振拔之域者，蓋非無因。能力脆弱之我，實無與環境搏鬥之可能；即能鼓我勇氣，不顧天倫，與彼環境一爭勝負，幸能成功，第自身一無學問，更乏立身能力

及經驗，則社會上焉有我插足之餘地哉！自分一生已矣，生不足幸，死亦何惜！既不怨天，亦不尤人，惟自恨不追隨慈母而死耳！對國，對黨，對社會，對家，諒無報答之日！至於同志，乃七尺男子，胸羅經緯，值此國家多故黨事紛爭之候，自宜加倍努力，為黨國效勞萬一，烏可怨生樂死，置其天職！明達如

同志 當早洞察，固無庸我之喋喋也。

「小病已愈，承 注至感！勿復，即頌

黨進！ 姬其相上。」

看完了信，呆了好一會。後來又重新讀那麼一遍。看的時候已經不早。樓下的怪劇還沒有收場。他張開五指，疏了幾下頭髮，走了起來。手中拿着信，不知要怎樣才好，一會擺進口袋去，一會仍舊拿出來，一會擺到桌子上去，一會還是拿到手裏來。再用手疏疏頭髮，半個身子斜倚在桌子上。

「啊啊！……」他一隻手托着下巴想，另一隻拿信的手垂下了。「同我一樣，一個倒楣的俘虜。有什麼辦法呢，做燒餅一樣，非逼得你變成一個沒有血氣的燒餅不可，

有什麼辦法呢，社會原來要你如此呀，

「當然，說得好聽點，可以奮鬥的，但你能夠立在空氣上面和腳踏實地的人搏鬥麼？當然，可以說得好聽點的，奮鬥也是死，降服也是死，一樣是死，當然奮鬥而死來得榮光來得倔強，然而會有結果，會生什麼影響麼？……

「當然，這樣說來要漂亮得多，環境越惡劣越要奮鬥——惡劣的環境，是我們所需要的，牠是我們底對象——

但如何奮鬥，如何奮鬥法，如何着手奮鬥，如何革法呢？那一隻托着下巴的手，慢吞吞地拿開了，垂下去，去扭那封信。眼睛跟着低下去看着在手中旋轉着的那一件荷色東西。「漂亮，不待說，當然漂亮的。也不特是說說而已，還要着手去做；但是做是為的漂亮麼？……

「還是當兵去吧——你怕「愛之適以害之」，你知道你現在已經害之了麼？你為什麼要做這些優事！這些優事」？他不安起來，半意識地四面張望一轉，像怕給別人看見什麼似地。手中的信轉個不住。「但我要問，誰有權力不許我愛人，不許人愛我，不許愛了人有所表示，應該埋葬在肚裏？我愛她，誰管得我！



「如果祇有冰冷的理智，如果沒有熱烈的情感，如果情感不許表達出來，那末，人是什麼動物呢？人不就是僵屍了麼？——如果我們能够在社會上，有權利——我不已經？……吓！」

手中的信不住地旋轉。彷彿面前有一個姬其相立在那裏。又彷彿回到了向姬其相求婚的時候。又是一陣憤怒，一陣悽愴，一陣慚愧，一陣悔恨……忽然像冷水淋頭地一陣難受。

已經是薄暮時候，窗外朝西的粉牆頂上有一種特別刺

眼的晴明的日光。天氣漸漸地冷了起來。樓下偶然還有幾聲咒罵和勸慰的聲音，父親似乎已經出去了。

「這樣吧」，他又想道：「我還是當兵，做土匪也好，就是做共產黨也好，找一個殺人的機會吧，哼」。在鼻孔中苦笑一聲，眼光重復落到信上。抓抓頭皮。朝鏡子一看，歪着的桌子襯着一個頭髮亂得像蘭花仰天的頭和胸膛。

「哎，出去吧」。他把信擺進一隻抽屜之後這樣想。

(第四章完)

## 給親愛的朋友

沫曼

朋友，倘然你們要尋求光榮的生命，請從現實的生活中覺悟罷！卸去你們自私自利自淫的性情，在真的現實中去創造偉大的生命。

朋友，你們得知道，羣衆的你才是真「你」。微弱底肉體上的你不是你，那是奴隸的你。倘若你不放棄了牠，你是將會永不能救得偉大的真「你」的。

朋友，那永恆底智慧，在不斷地證明你，不是真實的你，你是不可以永恆在你底那極單純的軀殼中佔自己的便宜的。以醉生夢死的態度來謀你自己目前的快樂的，你應該曉得到世界上來，在現實的社會上，是要你捨棄自私自利自淫的劣心，飛到羣衆的生命上，創造偉大的生命。這才不辜負了你做人的使命。

可憐的人們，在大海暴浪飄渺中，還有許多的人們，在爲他們的生命滿足；在極可憐的言談中，時常露着一種屈服與疲勞的歎息。

# 戰阿城

荆有麟

「老五！怎麼？深更半夜還要出去麼？」楊子斌團長把兄弟賀參謀，一進門，看見楊子斌正帶軍帽、便很驚訝地問。

「我聽說馬旅長那裏弄來幾個日本偵探，我想去看看。你坐一下，咱們一塊兒走，可好？」楊團長看見了賀參謀，又放下軍帽，講明他要出去的所以，

「那我們就走好了，省得太遲了，馬旅長已睡下。」兩人說着，走出了房門。馬弁們在前面打着手電筒，向山坡寺馬旅長的旅部前行。

是夜裏十點多鐘了，到處烏黑。要不是手電筒，怎麼也看不清路程，而況是山坡，高高低低的，走着格外吃力，但楊團長向來是以「鐵牛」出名的，怎麼困苦的事，他總是以「不在乎」的態度處之，走這不滿二里的路程，在他自然更不算什麼了，吃苦的；只是兩天沒睡覺的馬弁們同跟在他屁股後頭的賀參謀。

「我說、老五！你走慢點不好麼？幹嗎那樣急？」賀參謀已有些氣喘。

「哈哈？你猜怎麼着，在一面坡時，我告訴老那，說不要你們到此地來，怕吃不了苦，你看，這一點點路，你都走不了，那還行麼？」楊團長打着哈哈，仍照着他原來的步調往前走，賀參謀雖然走不動，可又不肯示弱，只能用方略：

「笑話！你就說哩，這一點路都走不了，你太把老哥小看了」，說着往前緊走幾步，氣是喘的更厲害了。

「你瞧！這硬嘴呢，那你爲什麼教我慢點走呢？哈哈——」楊團長說罷又笑了，這回却將脚步放慢些，省得太教他的把兄下不去。

「不是，我是預備跟你說話哩，因爲今天下午，我到山上去，聽他們從哈爾濱來人說，呼海綫上向那邊逃難的滿坑滿谷。……」

「怎麼？老馬失敗啦？」楊團長有些驚奇。

「你可是說馬占山麼？沒有，他還在海倫，據說是因爲上次日軍攻海倫時。那邊人民不是都用大刀同長茅槍出

來狠殺了一陣嗎？你猜怎麼着，日本鬼子竟以為是邪氣，所有呼海綫上日軍，都說海倫通北那一帶人民入了邪教，槍砲是打不入的，禽他奶奶，不知道是什麼傢伙出的鬼主意，說說邪氣只怕女人身上的肉，無論怎樣了不得的邪氣，只要碰見女人肉，便沒用了，他媽那巴子，這一來，女人可遭殃了，日軍竟在呼海綫附近村落找女人，專要處女，還不要生過孩子，一天工夫，竟弄死七八百女孩子，據說 弄去以後，不論大小先姦過，然後用刀子將乳頭割下來，拿去貼在砲口上，放一砲，換一個乳頭，你想，那樣得多少女人死呢，鬧得呼海綫上的婦女，都往哈爾濱逃！

楊團長早已聽得不痛快，無意中，竟緩慢了脚步，直聽到最後，他竟將賀參謀的臂膀一拉，說：

「三哥，我今天夜裏敢對天發誓，我楊子斌要不爲這些老百姓報仇，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說完，托着賀參謀，幾幾乎是跑路，一直到了山坡寺。

「呵！你們來正好，請坐！」馬旅長一見來客，臉上

堆起笑容，急急忙忙就讓坐，這原故；是楊團長、賀參謀並不與馬旅長是一個隸屬，馬憲章旅長是屬於李杜那一部分的，而楊團長賀參謀，却是邢召清的部屬，所以官職上雖然有階級的差別，大家却如朋友般不拘不守，而且自從上次聯合攻下阿城，以及最近又同退到崑兒山，都是生死的出入，由馬旅長提議，他們才都拜起把子，精神上格外親密了，見了面。總是弟兄一般的稱呼。

「我正預備派人請你們去，你們就來了，好極啦，今天下午，弟兄們捉來幾個偵探，咱們不妨審他一下，或者可以弄出些眉目。」馬旅長是不等來客開口，就繼續講出的

「我剛才到老五那裏，他說要來找你，我們使一塊兒來了」，賀參謀算插講了一句。

「我也是剛才聽弟兄們報告，二哥這裏弄來幾個鬼偵探所以預備來看看，剛好三哥到我那裏，我就約他一塊兒來，」楊團長繼賀參謀之後，說明他來的所以。

「那我們現在就審可好？讓你們都在這」，馬旅長一面徵求客人的同意，可是並沒有得到客人的答覆，他就一面喊：

「李標，你來！去把那幾個日本人提出來，領到廳裏秦秘書房裏，我們馬上就來」。

李標聽完了吩咐，應了聲「是」出去了。賀參謀又把聽來的日本軍在呼海綫上刺女人乳頭的事，給馬旅長講了一遍，結果是：馬旅長也聽出火星來。

「我曉得日本鬼子什麼也幹得出，他媽的，回頭老子要是不把他們這幾個偵探好好懲飭一下，才不是人做的！教他們也知道中國人並不是好纏的」，馬旅長怒氣沖沖，手在桌子上一擊，幾乎打翻了茶碗，可惜他是禿頭，否則；怒起髮，說不定還要沖房子呢。賀參謀生恐馬旅長發了脾氣，要是一會兒看見日本偵探，一句話不問，就往死裏打，那才遭呢。趕快想辦法。

「我說，二哥，咱們是這樣，替老百姓雪恥，當然是要幹的，否則；咱們還打什麼勁兒呢？不過；我覺得祇在捉來這幾個人身上出氣，是不行的，我們不妨先細細審他一下，他們要是能把他們的軍事計劃全說了。我們自然會收大的功效，何必一定要在這幾個人身上計較呢」。

馬旅長聽着不順耳，怒視了賀參謀一下，還未說出話

，楊團長已開口了：——

「你可是說，只要他們肯將實話說出，我們就不妨寬容一下麼？世界上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呢，你就忘記了馬占山代表王廷蘭在黑垣怎樣死的麼？他媽的不氣死人，我們的代表都要被殘殺，他們的偵探，我們就能放了嗎？三哥，你簡直是隨便說話」。

「哎！你把話說那兒去啦，我是說日本人都有些武士道氣，要是一上去就嚴厲審問，他們一定是寧死不說實話的，可是他們小氣得厲害，只要馬上有利益給他，他甚至於什麼都可犧牲，我們哄騙的要他把什麼都說了，要處治他還不是一樣的麼」？賀參謀一方面解釋，一方面講着他原來的目的，連氣勢凶凶的馬旅長，也聽着有些理由，便說：——

「你說這樣，那當然，我們弄到確實消息時，才肯解決呢」。

「報告旅長。那邊人已提來了」，馬弁打斷了他們幾個人的辯論。

於是三個人又都走到廂廳秦秘書房裏。

在秦秘書房審訊日偵探的，除過馬旅長賀參謀楊團長而外，還有他們的把兄弟老四高慶雲團長。同義勇軍的騎兵隊長李三，秦秘書恐怕弄不清口供，叫馬弁把日語流利的陳咨議也請了來。但狡猾的日偵探，始終沒說出他們的軍事計劃，最後還是賀參謀有點子，他看見一個年紀比較老一點的日偵探有些戰抖，他就叫把其餘的三個拉去殺頭，那個老一點的，竟眼淚盈眶了，賀參謀便靠近陳咨議咬了一會耳朵，陳咨議就問了？

「老頭子，我看你不像當偵探的，你還是實說了吧？你要是能把你們那裏的軍事計劃全說了，我們絕不爲難你，還可以送些盤費讓你走。要不說的話，你也得和那三個一樣殺頭，連眼睛心肝都得剝出來呢。」

大約是想到殺頭的危難，同剝眼睛剝心肝的痛苦吧？老頭子的眼淚，是一滴一滴向下流了，頭也不敢抬，嘴裏略有些啾啾。

「你趕快實說了吧，我們看你很可憐，一定不願意作偵探，大概是被人強迫的，可是罷？你實說了，我們一定

優待你，絕不叫你吃苦！」陳咨議再勸誘。

「是的，老爺大人，我並不想作偵探的，我……我原是在長春作貿易的，是駐滿陽日軍司令部調我到此地來，說我在這一帶人情地理很熟悉，應該爲天皇盡忠，我起先不肯，他們派人把我的妻子都送回國去，我無法，才跟軍部人到了此地，咳……」

「我們曉得，你是被強迫來的，所以剛才就不願意將你也拉出去一同殺，你詳細細細都說出來吧」，陳咨議又代他穩一穩心。

「我，我的舖子，現在都不知道怎樣了，我到哈爾濱，受了兩禮拜的軍事訓練，到這月三號，就被派到阿城，我到時，你們老爺的軍隊剛退走，第二天，我們幾個就被派到帽兒山來探聽消息，想不到這裏又被老爺大人捉住了，哀懇老爺大人救我一命吧，我……我實在是不願意來的。」

老頭子斷斷續續的說完了他當偵探的經過，賀參謀臉上泛出輕輕的微笑，而馬旅長，楊團長却都愁着不展，咬住了下嘴唇一語不發，陳咨議還是問：——

邊預備怎麼樣？」

「是的，我們絕不殺你，你說，你來的時候，你們那

有九百多人吧。」

「這，老爺大人，我是不知道的」，老頭子稍稍拍了

「你們的軍事計劃，是不是就守阿城？還是預備怎樣？」陳咨議還是問。

一下頭，立刻又低去了，

「老爺大人，我說實話吧，關於軍事計劃，人家是不

「什麼，你不清楚，放你媽的屁，拉出去」；楊團長

告訴我們的，就如這次來，我們都對天皇像行過宣誓禮，

聽的生了氣，手在桌上一擊，大有親自動手去拉的樣子，

如果洩露了軍事秘密，罪要及其九族的，我的天呀！」

賀參謀向他搖了搖手，陳咨議緊接着又說：

「那你是不肯講了，不是不知道，你不怕殺頭麼？」

「快說啊！不然，就殺你的頭」。

陳咨議又用起威嚇。

「老爺，老……老爺大人，我是真不知道，他們只教

怕呵！好老爺大人，我所講的，都是我聽到看到的，

我們出來偵探，限我們今天晚上回阿城報告，說：要是你

其餘，人家再不肯讓我們曉得了，哀懇救命罷！」老頭子

們老爺這邊預備攻呢，我們就都回去了，要不攻呢，只回

說完，頭如倒葱似的在地上擱，賀參謀已經胸有成竹，臉

去一個人，其餘的還留在此地隨時偵探」。

對着馬旅長說：

「那麼，阿城現在有多少軍隊呢？」陳咨議一點一點

「我們走吧！不會再有什麼新發現，請陳咨議慢慢審

探討。

問好啦。」

「軍隊不很多，因為三號進城那天，損失太大了，城內的

馬旅長很同意，隨即站了起來，在坐的，除陳咨議與

什麼刀會，竟將我們的入城先頭部隊，殺死了七百多，要

秦秘書外，都又到馬旅長房裏，陳咨議又問了些不相干的

不是我們在城內放火燒房子，事情還不得了呢，我臨走時

話，便讓馬弁們將那老頭子的偵探還押，聽候命令？」

，才見「滿洲政府」又派來二千援軍，日本兵士，共總只

馬旅長房裏的錢。已是夜裏三點多了，李隊長因昨夜巡邏沒得睡，現在眼皮都睜不起來，一到馬旅長房，靠在椅子上就睡着了，高團長雖也想睡，但他是馬旅長的部屬到底要拘謹些，坐在那裏直張嘴，賀參謀想着主意，毫無一點倦意，楊團長向馬旅長依然精神很飽滿，賀參謀因為從前常旅長時，很立過些戰功，現在又是那召清部下的紅人，所以態度比別人大方，隨便。他走到李隊長面前，捉住李隊長的頭左右搖擺，還說：

「幹嗎那麼睡，咱們商議好了，再睡不遲。」

高團長恐怕蹈李隊長的覆轍，教賀參謀奚落，便離開坐位兩頭走，賀參謀發言了：

「我說，現在事情很明白，日軍因損失太大，還得在阿城補充，所以才派偵探來打聽我們的動靜，剛才老頭子不是說麼？限他們今天晚上回去報告，我看與其在此等機會。不如先發制人，馬上就反攻，一方面把那個老頭子放回去，一方面我們立刻就動員，這樣，與他一個措手不及。」

「那不行，你聽：老頭子一回去，總不說我們準備

的情形麼？人家自然會準備，馬旅長先表示了相反的意見。

「我的意思是這樣，二哥！一而派人送老頭子下山，一方我們就出動，不過，可不能讓那老頭子知道我們要出動。約摸等到老頭子回到他們的司令部，我們就可到他們軍隊的防衛綫，他們看見老頭子一人回來，先安了心，以為我們沒有動靜，不等他問明情形，我們已實行攻擊了，即使預備，也不見得來得及罷？」賀參謀再講他具體的意見。

「這樣倒可以」馬旅長的疑團已消失，楊團長緊接着講：

「我們最好把老頭子的暗號都問明白，進行不更要順利麼？」

「不過一問，也許就壞事，我們還是表示出很可憐老頭子的樣子，送他幾個盤費，發落他下了山，暗地裏派幾個穿便衣的跟着，他到了他們的防地，一切口令暗號我們的人自會曉得的，我們的軍隊緊接着上去，敵人就會措手不及的。」



「好」，馬旅長楊團長首先贊成，接着還說：「老三冀想的週到」，正在走來走去的高團長，聽見馬旅長喊「好」他也不知爲什麼，回過頭也喊了聲「好」鬧得大家幾乎笑起來。

可是，李隊長仍在椅子上睡的氣「呼呼」。

大體計劃一決定，就開始分配軍隊，賀參謀過去，又將李隊長搖了醒來，楊團長自告奮勇，願與高團長一塊打先鋒，馬旅長說他自己非到最前方衝鋒不可，賀參謀是只能留在後方調度了，李隊長的騎兵，也不出陣，只担任鐵路同阿什河附近的巡邏，賀參謀還囑咐馬旅長，怎樣放那日本偵探老頭子，然後才與楊團長離開了山坡寺。

「巴兒，吱——」

「巴兒，吱——」

「都都都，咚……」

「忽隆隆隆，忽隆隆隆，轟……」

第二天的下午，自衛軍已在離阿城三十里的郊外，同日軍前哨接觸了，日軍雖沒有充分的實力預備，但却不似

賀參謀所料想的那樣簡單，所以前綫的步哨一接觸，大隊日軍便威脅着「偽吉軍」二千餘人，由阿城湧出來，楊團長高團長自早晨由二層閣子盡着速度向前奔，一遇到敵軍便由正面突擊上去，日軍以城郊村落，容易爲自衛軍屏障，下命令，將所有的農民住屋一律焚燬，一剎時，火光燭天，黑烟迷漫了數十里的空間，老百姓的哭喊聲，震動了天地，楊團長藉着風力的催動，親自率隊衝到敵人的防綫裏去，大的戰爭算展開了：——

「咚，都都都……」

「咚，轟……」

「忽隆隆隆，忽隆隆隆，巴兒，巴兒，巴兒……」

「噹噹噹，噹噹噹，咚——」

「卑勃，卑勃，巴兒。」

「嗚嗚嗚，咚——」

「我的媽呀——」

「噹噹噹，噹噹噹，轟——」

「上啊——」

「殺喇——」

「達達達，達達達，咚——」

「哎喲，痛死我啦！」

槍聲，砲聲，飛機聲，呼喊聲，混成了一片，老百姓失了房屋的屏障，扶老攜幼的，向四面奔竄，「我的媽呀」，「快救人呵」？種種慘叫，蕩揚在空中，馬旅長如小兵似得，手裏拿着兩支盒子砲，衝前衝後，奔跑得不停，一個馬弁趕到他面前，好像要對他報告什麼，話還沒出口，砲彈已拿走他半個頭顱，馬旅長急急又衝向前去，楊團長一心一意要切斷敵人的陣綫。戰場上的砲聲，更為密密了，由下午打至夜半，戰爭依然繼續着，高團長跑來跑去找旅長，要他命前綫兵士注意着紅燈，楊團長腿上被槍彈掛破了皮，但他却不在乎，任血慢慢流，馬弁死活也拉他不回來，也跑來跑去找旅長，想要旅長把楊團長召回來，但馬旅長也和旁人一樣的拚命，只在最前面衝，找他退後也是不大自然的，戰事更趨熱烈了，槍聲減少許多，殺聲却一陣一陣播揚，因為是黑夜，看不見肉搏的情形，但由聲音聽來，兵士們是發揮着最後的體力，戰場是由離城二十多里的村落，進展到城牆邊，忽然城牆上傳出來停

戰的號聲，紅燈也隨着號聲上下搖動，鬧得自衛軍的兵士都莫名其妙了，高團長明白在心裏，也叫人吹起收兵號，有些正在預備爬城的兵士，突然聽見停戰號，還以為是後方發生了危險，又預備奔跑呢。

可是；馬上城門就大開了，燈籠火把，火把燈籠，連着光下的黑影，一批一批向戰場上湧，並且還喊着熱烈的，渴望的種種歡迎口號，已經戰到城下的馬旅長，楊團長，隱約中，看到每個燈籠上都挑着一個非我種族的奇怪人頭。

## 北平破獲翻版書機關

熙

中國新書月報

華通書局出版「中國新書月報」第四、五兩號中登載「北平破獲翻版機關」消息，及被翻書籍一覽表，甚有研究價值。中國新書月報，介紹出版界消息及批評，為國內出版界唯一的雜誌。

# 面子

傅也文

他的生活是安閒、舒適而美滿的。

在以前，在沒有妻妾沒有生子以前，他的生活雖也安適，但沒有現在的充實。那時是孤零的老頭子，終日爲了經濟而愁悶而抑鬱。現在，有了嬌妻弱子的現在，態眉關色不再在他的臉上發見了，他是快樂的幸福的老人。

無論日間或夜裏，他總是渴望着萍兒的長大，過了一夜，他抱着萍兒總是說：「又大一天了。」心中不絕地在計算：明年三歲，後年四歲，五歲，六歲進學校，十一歲小學畢業，十六歲中學畢業，就在那年叫他結婚，以後，再叫他進大學，第二年就可抱孫子了。不過，他想，家中只有一個孩子，還是太寂寞，最好能够再生一個，就是女兒也行。女孩子也是很好玩的，可以教她跳舞，教她歌唱。跟着萍兒一這上學，自己在後而送着他們姊妹倆，多麼有趣。他常對他的太太說起，說他希望有一個女孩，太太就滿口答應了，像從前答應生萍兒一般的。他的心裏暗暗

地在慶祝着太太的話也如前次同樣的靈驗。

他愛萍兒的活潑，整天抱着他寸步不離，對於他的太太，也是一樣。實在，在他的心目中，太太也不過是一個嬌艷的大孩子，和他的年齡相差四十歲，所以他要保護他的兒子，並且還要愛護兒子的母親。

不用說，他是愛她的，她並沒有脫掉孩子的脾氣，對於人情世故，也沒有什麼深澈的了能。她是一個很任性的女孩子，有時爲了很少的不如意的事，會整整的坐在房裏哭了三天，當她哭的時候，無論誰都勸慰不住，除了勝三以外。

勝三是一個富有女性的溫柔的男子，很懂得人心的好男子。他和夢如是好朋友，時常在夢如家中談天玩耍。他深深知道夢如內心的苦悶，竭力勸他續娶。這位太太差不多是他代夢如包辦的。因此，夢如對他的感情更加懇摯而濃厚，不時請他過來吃飯。太太對他也非常歡喜，當他

離開的時候，她總是說：

——這是一個熱情的好男子。

——是的。夢如總是點頭回答。他是有好心腸的人。

倘使太太發起「孩子氣」——她坐在房裏發脾氣痛哭，他總稱她做孩子氣——的時候，夢如總請勝三來勸慰的。

這天不知怎的，她又發「孩子氣」了，時在半夜裏，他記得他並沒有怎樣得罪她，只是晚上孩子哭了，叫她起來喂乳，換尿布，她不肯，他說了一句：

——你這樣孩子是養不大的。

她就哭了，一直哭到天亮，哭到中午，還沒有停止。

夢如覺得已經窮於應付，就去請了勝三來。讓他在房裏唧唧噥噥地勸解。他自己拿着水壺在花園裏澆花。

濃馥的珠蘭花的香味，一陣陣地隨着微風向他的鼻管猛撲，他慢慢地走近珠蘭花旁，盡情地嗅着，覺得比茉莉花清雅得多了。串串的黃珠，襯托着墨綠的葉子，不像牡丹那麼豔麗，又沒有月季那麼凡俗，她有她的特殊的芬芳，她有她的別異的雅緻。本來他是愛珠蘭的，近來更加愛

好了，因為他的太太也正與此花同名。他想，她的確够得上資格稱為珠蘭，她的容貌麗而不俗，性情高貴不凡，堪手珠蘭比美。而且，珠蘭教別的花草難養，這正和她的孩子氣相同。

他對着珠蘭正在出神，勝三出來了，他對着勝三微微一笑，這笑的意思，勝三是曉得的，連忙答道：

——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

——好了嗎？

——沒有，沒有。他連連搖頭說，費了不知多少氣力，還是一點效果沒有。

——咳！真沒有辦法！孩子氣。

——她到底爲什麼傷心？你沒有頂撞她嗎？

——沒有，沒有！我把她當做菩薩看待，怎敢頂撞她呢。

——那到底爲什麼？她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

——誰曉得，孩子氣，完全孩子氣，沒有辦法，沒有

辦法。

停了一會，他又說：

——說你再去勸解勸解，她對你是很好的。咳，孩子氣！

禁 禁 禁 禁 禁 禁

經過勝三的再三勸慰，她的哭泣終於停止了。

他不敢再去惹她的孩子氣，這晚就獨自睡在書房裏。

晚上的天氣很熱，他睡在床上，滿身奇癢，像是有千萬個螞蟻咬來一般，怎麼也睡不着。於是，起身走進花園，坐在紫藤花下，安閒地享受夏夜的風涼，靜靜地賞玩着那皎潔晶瑩的圓月。他的心裏充滿着光明，愉快，想起珠圍的美麗，萍兒的活潑，他覺得過去，現在，將來他的生活都和白璧般無瑕，明月般皎潔。他的一生是幸福的，不禁拈鬚傲然微笑着。

陡然狂風推動着大塊的黑雲，像是一大羣獅象虎豹，奇形怪獸，在空中張牙舞爪，齊向東方疾馳狂奔，漸漸地凝合聯成一片，遮掩了晶澄的月光。在黑色迷濛的烟雲縫裏，她時而還流露着一絲慘白悽咽的臉色。

不久，密集在月亮周圍的怪獸，突被狂風襲擊，四散奔逃，陰慘的面幕撤去，又露出她那盈盈嬌笑的容顏，但

是，再一陣西風過去，牠們重復携手包圍，整個天空，盡被烏雲佔領，星月的輝光，全行遮斷。夢如看看正在驚異天時變幻的迅速，顆粒碩大的暴雨，已是跟蹤傾倒。他立脚不住了，慌忙地逃歸室中。

因為下雨，氣候驟變，他深深地惦記着那位孩子氣的太太。他知道她對於她自己的衣食，是不大能够自己照顧的，因此常會鬧出病來，他想，或者今晚她又沒有蓋被，而且，日間的發氣，不知真的平靜了沒有，他也很是懸念的。於是他就向西廂這邊走來。

他正在推門進去，隱隱的聽見裏面有人說話，房裏的燈是早已熄滅了的。他不覺默了半晌，耳朵貼着們板靜聽

——……「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是，我是一番好心。

——虧你！

——是虧我，假好沒有我，萍兒從何而來？「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他想兒子想了一輩子，還是個孤魂，可是我一來就成功。

——「不要臉！」

是的，如果沒有我，他永遠是孤魂。「耿耿此心，可誓天日」！我是一片好心，一方面怕你孤寂，一方面替他替代。

夢如雖然老了，但他的聽覺還是很敏銳的，他很清楚地辨出那是勝三的聲音，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太太。原來萍兒，那個活潑可愛的萍兒的來歷就是這麼的不幸，他覺得很是傷心，緊接着房中又發出一陣嬉嬉的笑聲，他再也耐受不了了，兇猛地推門進去，忽的一條黑影衝出去了。他隨手把燈照着，氣漲了臉，口吃地說：

——「好！……好，好！」

她的臉是灰白的，喘着氣左手扶着床架，不則一聲。

他倆相對默視一會，夢如的怒氣早息了一半。

然而，她怒目厲聲問：

——「你來做什麼？」

——「我來看看你。」

——「有什麼好看？」

——「看你面子要否？」

——「面子？哼！」

她假笑着說。夢如本想嚴厲地責備她一頓，但是，他這時完全軟化了，由責備一變而為請求，喃喃地說：

——「我想，你應該替我想，也應該替萍兒想想，人家說起來多難聽。」

——「我是處處替你着想的，一切都是爲了你！」

——「我不是……」

——「不是什麼？大家應該肚裏明白！」

——「我請求你替我留點面子！」

——「面子？你的面子，我並沒有把你剝下。你自己看，是個什麼樣子！」

她忿忿地拿着一面鏡子放在他的面前，鏡中映着一個扁平的瘦臉，黑點斑斑，鷹鼻，鼠眼，蓬鬆的鬍鬚中嵌着一張既寬且闊的嘴巴像鯨魚口一般不停地開合着。

二一，五 二四 於中大。

# 詩歌

## 吳國材之死

王平陵

廟行之役，

吳國材的腿給倭寇打殘斷了，

他臥在後方病院裏，

快到三個禮拜了。

他說：「戰爭終了以後，

我還想拉車子過活。」

「可以的，戰友！你將裝起一隻

假的腿，

一樣能夠拉車子過活。

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故鄉，

那裏有清碧的原野；

濃郁的花香；

美麗的淡紫色的夕陽。

掛在河干的白楊樹上，

多幸福呵；自然給你的印像！

你是民衆的救星，吳國材！

你是不會死呵！

你是不能死呵！

他聽着我的話，

並不會回答，

他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呵！

天哪！他疑心我欺騙他了！

清風梳着他枯草般的頭髮，

額角和額骨岩石似的突起着，

眼淚像泉水般不住地噴發，

一對黃色的眼珠，

像崩壞了的牛骨獅子，

深深地陷下去，

盡顯出骷髏的模樣了。

我急忙地告訴醫生：

「救主！吳國材快要死了！」

他像沒有聽着我的話，

很蕭灑地剝他的指甲。

多謝幾位着白衣的看護的女郎，

像是預備送吳國材的喪葬，

來來去去，已經好多次了

其實呢，他們是急等着吳國材的

那張牀，

因為還有七八個受傷的人，

都躺在病院的草坪上。

時間僅僅隔開一點鐘，

在那裏似乎又傳出一種淒慘的呻

吟，

可已不是吳國材的聲音了。

吳國材默默地死去了，  
祇有黑夜是活着的，

戰神是活着的，  
我還是活着的。

月光給烏黑的雲吞滅了，

死寂寂的沙場上沒有半點兒動

### 我懷念着出征的弟兄們

王平陵

我懷念着出征的弟兄們，

我懷念着出征的弟兄們，

祇有天天看見的幾排遠遠的樹，

沒精打采地點綴着淒涼的夜景

你們的血液是爲了整個的民族

惟鐵與血可消滅壓迫者的命運

沸騰，

不是少數人爭奪地盤的私兵，

聽喲！從那裏來的熱烈悲壯的吼

我趁着西線沉寂無事，

你們的光榮將與日月江河永存

喊。

偷偷地離了戰壕想爬到那邱陵

是地底發出的反抗的聲音。

的絕頂，

伙伴們都緊緊地合攏着疲乏的眼

神，

你們拋棄了父母妻子與愛人，

快奮起蒙古利亞人勇烈的精神

明知有人襲擊也不願意給他們

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拚命，

你們的光榮的鬥爭，蓋死了那

恢復過去的光榮與神聖，

驚醒。

些不抵抗的人們。

爲人類打出真正的和平。

天上又蓋上一團滾墨的雲，

月光更深深地躲進一層，

### 沙場夜景

王平陵

前面似乎有一點黑得可怕的東西



人影？樹影？還是密密的叢林

一個沒有塞子的水瓶。  
忽然山風帶來一股莫名的氣息，

我伸手摸去，觸着了兩三個弟

兄們的屍身。

我爲你，曾經湧過我心頭的淚泉。

我曾經拜倒在你底石榴裙邊，

我曾經向你訴過我心頭的哀怨，

我說，「聖母，假如你真正地有靈，

我願將我這顆帶血的心靈奉獻。」

我對你幾度堅確我底信心，

我在你底趾上不知接過多少次的狂

吻，

聖母，你也許說我未免說謊，

你看，看你那趾頭上殘存的吻痕。

我爲你曾經寫過多少的心詩。

你相你曾有過堅強的發誓，

我說我如果對你有片刻的不忠，

我底生命便該萬弩殺死。

自從那一次的誓言發過，

你底態度似乎真改了許多，

從此在你臉上沒見了冷酷的笑容，

我只說我們底心靈從此已經結合。

原來是一條棕色的臥氈，

## 瑪利亞你這位美麗得使人心醉的菩薩 彭榮楨

瑪利亞，你這位美麗得使人心醉的菩薩，

我愛你，我實在是愛你呀！

我愛你，愛你那兩片玫瑰似的櫻唇，

我愛你，愛你那一幅慈母似的氣分，

我愛你，愛你那柔美的雙手，

我愛你，愛你那碧玉似的眼睛。

我愛你，愛你那美麗的頭髮金黃，

我愛你，愛你那柔膩的肌膚芬芳，

我愛你，愛你那蘋果似的兩頰，

我愛你，愛你那浪打沙灘似的聲浪

我愛你，愛得我那樣地顛倒，

我愛你，愛得我只是那麼地狂跳，

我愛你，恨不得嘔盡我底心血，

我愛你，情願把我那軀壳丟掉。

我爲你，曾經多少晚上地失眠，

我爲你，曾經幾度無聊地盤旋，

我爲你，曾經許過相當的心願，

我不願讓我們底抱合中有絲毫綻破，  
我不願在我們之間故意分出過你我，

我想我們雖然有着兩具肉身，  
但靈魂彷彿已只有僅僅的一個。

從此我不有機會與你談心，  
我們曾經熱情地傾吐過你我底衷情

從此我便了解了你底身世，

我們底靈魂都曾在舊社會下帶過傷  
痕。

你說你底天性如何純真，

你說你并不知道舊社會如何兇狠，  
自從你在馬槽含羞以後，

你才看出那舊社會的猙獰。

我看你真是一個有堅決的反抗精神  
的姑娘，

我覺得我們底魂中的靈素正是一樣

從此我不僅愛你那天生的質素，  
連你底反抗的靈魂我也愛上。

我覺得我們不僅是一對優柔的情侶，  
我覺得我們是同一主義下的信徒，

我覺得我不僅在生活上找到一個愛人  
並且在戰場上得到了一臂良好的幫助

當我吻着你那玫瑰似的櫻唇，

我便想到我們跳躍的心靈，  
因為我們靈魂既然是純然地統一，

我們底靈魂不也在擁抱着狂吻。

當我聽着你那嘹亮的聲浪，  
我便想起了轟烈悲壯的戰場，

因為我們不僅在過優柔的生涯，  
我們還得留心那到來的生活的階級。

我們幾次討論到實際的問題，

我們也曾指畫到到來的世紀，

瑪利亞你千奇百怪的女人，

我真想不到你底話會有那樣的魔力

我慶幸我找到這麼一個伴侶，

我真快活得像一條失了知覺的笨驢，  
我覺得我嘗盡了人世底艱辛，

但也有這樣甜美的生活一度。

瑪利亞，你這美麗得使人心醉的

菩薩，

我愛你，我實是愛你呀！

哈，這是多麼離奇的一場夢境，

在夢中我竟愛上了這麼一個死人，  
這分明是一座大理石的圓滑的雕像，  
我却要把它象有生命的人兒一般地愛

敬。

我難道是瞎了眼睛嗎？

我怕真是瞎了眼睛！

啊，瑪利亞，我如今又靜悄悄地  
立在你底面前，  
帶着這一顆受傷的心靈血濺。

說來我真是一個痴人，  
無端地要找來這麼一場悲境，  
到如今我雖是錦上觀花般地回視過去

但這不只是增加我心頭幾分傷痕。

瑪利亞，你該是多麼殘忍，  
我竟想不到你具的是這麼一具性靈

我恨我沒有一隻察妖的眼睛，  
不會看出你那殘忍的原形。

那時候，瑪利亞，你是多麼對我傾心

你似乎也對我流過多少的眼淚，  
有時候你故意挑動我底心機。

你說你要血濺你所痛恨的社會。

到而今我才知道你想血濺的並不是

你說的社會，

我知道你想血濺的到我底心靈，

你說的只是你說下的一個騙局，

你是想要那樣才可以取得我底信心

有一天我和你正在攀談，

忽然我看出了在你臉上有點變樣，

你說我終於沒有信心，

你說你終於沒有找到你終身的侶伴。

我當時也只是熱血的慫恿，

我竟剖出我底心靈捧在我底手頭，

我說「聖母，你可把它看過，

你看這上面可有一線一絲的裂縫」

？

我當時並沒有看出你底騙局，

我才把心血向你灌注，

誰知你把我底心血當成糞土，

誰知你把我底心靈不看成血肉。

你把心靈從我手中接了過去，

你說這只是一顆塗遍了鮮血的蘿蔔

，  
我立刻在你臉上看出不滿的表情，

我眼看着你把這血淋漓的心靈把住

。後來我看你神色更加轉變，

彷彿你轉變成無限地厭倦，

你立地把心靈從你手頭丟開，

接着你還在上面踐踏了多遍。

當時我也並不會失去我底知覺，

但我也實在無奈何，

我想叫也叫喊不出聲音，

雖然我底候管已將因此震破。

以後我似乎漸漸死去，

我底知覺因此也沈入模糊，

如今我雖然已經醒了轉來，  
但我已只有這麼嶙峋的殘骸一具。

瑪利亞，我夢幻中一度熱戀的愛人

，  
你底臉，仍是這麼圓滑白淨，

你仍有如前的蘋果似的兩頰，

你仍有如前的碧玉似的眼睛，

但是我，我已經與前不同，

你看我底軀壳是多麼空洞。

我底血液已經為你流乾，

我底踐踏後的心靈至今還在為你跳動

我底週身已經倦怠而無力，

我在這世界上已失去了愛的餘地，

我底眼中空藏着無限的怒火，

我底心頭猶噴着滿腔的憤氣。

瑪利亞，你這被尊為聖母的女人，

我想你畢竟只是個騙人的妖精，

假如我還能恢復我底精神，

我將要把你這具大理石的雕像粉碎。

我如今帶着這一顆受傷的心靈，

再到你濺滿了血痕的壇前細審，

我還要負着這一具嶙峋的軀壳，

慢將我淋漓的鮮血尋味。

瑪利亞，請你不要忘記了今天，

### 醒 後

啊，我如今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這真是我生命史中的一次可紀念的記

號！

我還想在此留下一點淡淡的跡痕，

描寫我醒後的奇突的心情，

假如還有暇再來看它時，

怕不會成爲我生命史中的笑柄。

我會將我底淚滴灑在你底壇前，

它日會有澎湃的洪水奔騰，

它會淹沒着你這含羞的聖殿。

啊，瑪利亞，我如今又靜悄悄地

立在你底面前，

帶着這一顆受傷的心靈血戰。

彭榮楨

在夢裏我又復活了我那往日迷戀的心  
情，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我要重赴人生的歡宴；

再趕偉大的前程。

在夢裏我碰到了我死去了的愛人

在夢裏，我又恢復了我往日的癡

狂，

在夢裏我又恢復了我無拘無束的浪漫

我看見的只是赤裸裸的我一個單獨的  
個人，

用不着再歌唱那死去了的時代的歌聲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我當再投進人山人海，  
在滔天的浪濤上使勁地奔騰。

眼前呈現的是一座鬪爭的舞臺：  
中間的道路已給屍骨堆滿，  
除了兩旁的對壘的陣營。

只有那不堪回首的碑文，  
刻在我底心上！

鮮紅色的愛史如今已經灰了，

我已該找到了我寄托終生的營盤

在夢裏我簡直喪失了我原有的心  
情，

中世紀傳奇式的英雄只博得人們底一  
笑，

我已該騎上了衝鋒陷陣的馬上，

我忘却了我生命史的前頁，我忘却了  
時代的使命。

現時代再不見了 Werther 式的英  
雄，

我更該把住了臨陣殺敵的刀槍，  
敵人已經立在我們底眼前了。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Du Quinose 也早隨着時代死掉

在迫切的時機中，那容我再去猜  
測觀望。

我要狂飲我生命的酒漿，

我要將我底熱血在時代的花上瀉

用不着再留戀那鮮紅色的夢影，

我要塗抹去那不堪回首的碑文！

澆。

用不着在中途一步一停，

在夢裏我不見了時代，不見了社

果敢些，我底醒後的靈魂，

在時代的鞭笞下，



我才發覺喪失了我至潔至貴至可愛的  
童真！

○ ○ ○ ○ ○

我詛咒家庭環境的惡劣；  
我怨恨社會，到處是陷阱；

我切齒帝國主義的橫暴獸行；

我尤痛恨自己不能自立為人；

東風啊！我辜負了您一片殷懃！

一九三二、二、八、寫於由尸城歸來  
的車中、

## 給 青 年 們

張正靈

1.

青年人，哦，你們。

你們知否帝國主義者的鐵蹄，已

踏遍關東三省，

太陽的旗幟，已飄揚在萬里長城

？

你們不聞他們的槍聲，礮聲，屠

殺的的喊呼聲？

為甚麼這酒精。煙草，女人，過

着夢死醉生？

哦，你們，你們這些青年人！

青年人，哦，你們，

你們知否黃浦灘頭的鮮血洶湧，

火光熊熊，

野獸的腳跡，正將我們民族蹂躪

？

你們不見我們戰士的血肉，在磅

着白鐵飛迸？

為甚麼清談。窮愁，妄欲，過着

半壁偷生？

哦，你們，你們這些青年人！

2.

唉，青年人，青年人，青年人，

中國對於你們，繫維着希望萬分

；

難道你們却只做這樣醉生夢死的  
人？！

唉，青年人，青年人，青年人！

千鈞的重大。你們對於民族的責

任；

難道你們却只做這樣半壁偷生的

人？！

這樣醉生夢死的人，這樣半壁偷

生的人，

你們使我的襟袖，濕透着斑斑的

淚痕，……

我們的國土，不是世界上最大最古的國土？

我們的民族，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

我們的祖先，不是天地間最初的天才英雄？

你不見鴨綠江頭，留着我們祖先的戰蹟？

你不見崑崙山巔，還揚着我們祖先的光輝？

你不見萬里長城，還騰着我們祖先的工程？

難道竟忘記了我們的驚天動地的黃金時代？

難道竟忘記了我們的誇耀世界的盛世廟堂？

難道竟忘記了我們的偉大榮華的最早文明？

哦，爲甚麼歐洲人不遠萬里地來經營？

爲甚麼日本人苦心勞意地這樣侵略？

我們自己却在這樣，這樣地醉生夢死半壁偷生！

醒了吧，青年人！醒了吧，青年人！

因爲祖國的存亡，維賴着你們。

3.

唉，青年人

我好像聽得黃河的波濤，鼓出一片悲哀的狂怒！

又好像聽得揚子江中，發出一陣嗚咽的歎聲

我好像看到披髮的軒轅氏，無言

地泣血在崑崙山頭！

我好像看到峨冠的孔仲尼，憂愁

地禱告在泰山之頂！

唉，青年人……

4.

醒了吧，醒了吧，青年人！醒了吧，青年人！

快把你滿腔的鮮血，染塗這襍色的山河；

快把你七尺之軀，獻給祖國犧牲

南國英雄戰士，已經爲我們揚着

先聲！

5.

明天山海關外，嚴整着我們的陣營；



雖然敵人的勢力如洪水烈火，  
但是，被困的野獸，猶圖最後的  
扎掙，  
何況，我們自由的民族，有着滔  
滔不絕的大羣！

瑟瑟，瑟瑟，連天的黃沙，  
我們響着戰鼓聲聲，  
哦，前進吧！你們，你們這些青  
年人！

一九三三、三、六、無錫、

### 教我如何不想起前情

張正靈

我忍心地，  
撕破了心中美麗的像兒，  
高高地叫一聲：  
「我從此要把她永遠地忘記了！」

我低頭望着小河，  
絲絲的柳影，  
追逐着幾顆星星；  
低低地微唱道：  
「教我如何不想起前情！」

一九三二、四、一六、于江蘇、

晚風吹來了一縷嗚嗚的笛聲；

### 夜 雨

張正靈

也沒有蚊聲的小鳥鳴叫，  
也沒有懶惰的猿虎啼嘯，  
祇聞得聲聲的春雨瀟瀟，  
也沒有恐怖の鬼怪恫嚇，  
也沒有美艷的花兒眩耀，  
祇隱見長長的簷溜條條。

昏暗的孤燈照得我瘦影悄悄，  
我懷念我的故鄉，故鄉是路遠山  
遙；  
我撫摩我的傷痕，傷痕是永遠難  
消；  
幾次想掩面悲啼，爲的是四壁這  
樣寂寥！

你現在的快樂正是我從前的歡笑

給環

我現在的悲哀敢不是你將來的遇  
遭；

你明亮的雙眼好好地爲衝破黑暗  
的照耀，

春雨向我耳語我也自當努力揮我  
寶刀！

一九三二、四、二一、國語、

吻 王環

密密的綠茵，是春草織成，

綠茵上睡了一對愛人。

如蓋的濃蔭遮掩着他們，

偉大的太陽，地祇好在外面猜想

在柳葉上，悄悄地埋伏着小小的  
蜂兒；

他是在奇怪，奇怪地偷望着這對  
生人。

一吻，再吻，

「重重地吻吻，我的愛人！

上帝的愛香，已在我們耳畔共鳴

！」

一個吐着帶微顫動的鶯聲。

再吻，三吻，

「我願意就這樣死了，愛我的人

！」

我們的靈魂，已化合着不能再分

。」

一個夢囈般的吐出他的心聲。

吻，吻，吻吻，……

「我們後忘了來者，前傲視古人

忘了周遭的世界，忘了自己的人  
生！」

馨風在草中吹着，他們陶醉沉沉

。

蜜沒有他們的話兒甜醇；

蜜沒有他們的情愛芬芳。

喻，這難道就是人類所讚頌的人

生！——

蜂兒至此才把這神秘的謎兒認真

。

太陽倦怠得跌下去了；

樂園裏的一對青年人，

還在那裏夢着春宵；

小小的蜂兒，化成了一縷詩魂！

一九三二、五、二、國語、

# 文藝復興初期的素描畫家

李寶泉

荷馬 (Homer) 假使真有其人，則彼所以令我們難忘者，即因其為最早而偉大的詩人；巢多 (Giotto di Bondone 1269—1337) 之為最高的偉大畫家，使他以後的畫家，藝術家，藝術史家，鑑賞家，批評家加以不斷歌頌，實屬極合情理之結論。

巢多是文藝復興期畫家中最早使中世紀僵硬嵌石的人像面部姿態，呆板及缺乏情感的動作表情，灌入活躍熱情的「創世者」。的確，巢多不但像詩中的荷馬，他亦是位「上帝的畫家」。假使上帝因為給人以靈魂而完成其創造，則給畫中人以靈魂的巢多，其在繪畫上的創造，亦就使他永佔了上帝的寶座。

在巢多畫中人的眼一哭，不啻雨後微苞，宣告文藝復興燦爛花朵，快要開到那死沉黑暗的人間；又像晨曦中在枝頭葉叢裏的小鳥，吱啾着安慰那正在睡眠初開，苦悶深思，行將離牀掙扎於長日漫漫中的人生。而十九世紀及

二十世紀的文明，在巢多畫中人一對對的眉心上，一顆顆的眼淚中，那裏，他不單是預告了光榮的未來，簡直就創造了人間未來底光榮。

向烏羣說法的聖，法朗沙亞一幅壁畫，表現着那位法朗沙亞，正與其道友分手就道後之一幕。那軀體微向前方俯下，舉起了手，向烏羣勸告，得好好地讚美上帝：「是他給了這暖和的服飾，加以保護，過那冷酷的冬日；那些樹，那些葉，遮去了點點的雨滴，你那巢窠，亦就在那裏建設」。烏羣由樹上飛下，排列在他面前，好像幼童在聽修身功課。這裏的一團，極相信着他靠得很近；而另一集團，猶在遲疑而遠遠地站着。有些是極專心在聽，有的則另具所懷，更有些則在嬉戲。在那裏是非凡地一種感情世界中的觀察，那裏是令人可愛的一羣，高雅的素描則藏在釋拙的外形中，而那種清新的意象，即在今日，猶使巢多異常的風韻，仍如美麗神話記錄中遺留底一頁。

那畫上聖者的手，是畫得有些拙劣。鳥羣亦畫得太臃腫肥大；在飛着的那一只，飛得很不高妙。我們的動物畫家，在不到筆法中，藏了最無窮底難傳的妙意。樹是成了紙板黏上去的一塊，但那說法的聖者，聽道的小鳥，當我們看見了就會引起快感，就確實證明這些已足使我們忘懷那稚拙，那種只是技術的問題而已。

巢多一生的著作，分在三座教堂中容納着：一部在亞細司教堂(Assiso)，那裏有二十八幅壁畫，表現着聖法朗沙亞生前的事蹟，向鳥羣說法就是這裏的一幅，種種畫面，都表現着那聖者平民色彩的生活；在佛羅冷司(Flore-nee)的聖，克洛司教堂(Santa Croce)那裏的壁畫題材，多數是採取了相同的故事；在伯圖(Padova)的亞爾那(Arena)教堂中，那裏有三十八幅壁畫，表現着聖，瑪利與耶穌一生的事蹟，而其題材，則仍以聖，法朗沙亞教宗的精神為憑藉。

巢多約在一千二百六十六年降生，即聖·法朗沙亞死後四十年。生處為梵司比葉拿(Vasigliano)，在佛羅冷司城附近，死於一千三百三十七年。

巢多的畫幅上，表現着靈魂在肉體中流動。但其不健全底軀殼，在在令其靈魂有不安原狀之流露。故靈魂愈擴大其勢力，畫幅的肉體亦或有嚴重示威式底彈力在蠢動。到了瑪沙理拿(Masolino da Panicci 1333?—1447?)與瑪若西奧(Masaccio 1401—1428?)的畫幅上，才補充了這種缺點。他們兩人繼續地從事於那佛羅冷司聖，瑪利亞加米納教堂的勃朗加西(Brancacci)殿壁上的裝飾，但他們作品乃在許多年後的黎比(Filippino Lippi)手上才告完成。瑪沙理拿曾在那裏先開始了工作。自他在一千四百二十五年至匈牙利後，那項工作就由瑪若西奧繼任。瑪沙理拿於許多旁的作品中，在右手邊的方形柱上，畫了一張在天堂中的亞當和夏娃。瑪若西奧則在左手邊的牆壁上，裝飾着一幅重大的構圖：聖，披哀的捐款。說到瑪沙理拿，尤其是瑪若西奧，藝術本身到了他倆手裏，才由中世紀哥特克(Gothique)睡魔所佈的迷陣中振作起來，在那裏方可說『生命已復活了』。畫幅上的肉體，是在人物本生的形態上去攝取；他們的動作，乃得之他們自然的閃那運動。那裏所有的姿態與表情，他們是包容在人類底本

性中。

莫多叫人做人，昂琪黎珂 (Fra Angelico 1387—1455)

則使人成神。在光輝的大氣中，超自然的照耀中，他是直接地抵達於天國。並不將天仙們搬到人間，但人神間的界綫，他不但在畫幅上使之縮短，實已整個地消滅了去。在他柔美的視覺下所形成的作品，為都在同一的神遊中得到那靈感。那裏的居民就是天國的主人。由他見到後再表現出來的，那柔和的情緒，實更甚於向他們作讚揚之崇歌。他在那裏所收穫到無上優美的情調，自非將畫中對象誇大於其威嚴以期動人心魄者所可同日語。昂琪黎珂永久像小孩般站在我們面前，但我們只賞其小孩的天真可愛，我們決想不到小孩的幼稚。在他畫幅面前不單使我們覺得他可愛，同時使我們對自己亦覺得可愛。他是永久底小孩我們亦往往忘了自己是成人。他不用一些嚴肅的威權加在已墮落的靈魂；在他畫幅裏所有地獄中的餓鬼，我們看不見他們的痛苦。但由他聖手領到了天國的我們，反在愉適的樂園中懺悔了我們過去的一切罪惡。

聖瑪利加冠禮為昂琪黎珂所有繪畫中最佳傑作之一。

現藏佛羅冷司的：Galerie des Offices。畫上顯出基

督與聖母在天空中，下有羣雲托之，更間以浮動着天使的頭面。那救世主以其所持花圈加飾於聖母頂上，有燦耀的聖光繞圍於四週。由這兩位天神所投射出來的光輝，照耀着天庭，同時更散映於人間。在二神左右，有許多奏樂的天使，其中有幾個在吹長管喇叭。兩旁更有許多聖僧及聖尼排列着。四位天使跪在地上，有的在散香，有的在奏琴。這張是昂琪黎珂最成功的優秀傑作，其最後的表情，已在藝術上屆乎極頂底境地。從未有裝飾天堂的畫家，其色彩有更富生命到勝彼一籌者，或更為優美者，尤其於風韻上更足動人者。從未有更原始地，樸素地，天真淨潔如彼之純攝取於天庭者。

昂琪黎珂一生為虔敬的基督信徒，他在靠近佛羅冷司城的斐哀沙耳 (Fiesole) 修道院中住了二十多年。在一千四百另九年，那修道院曾一度關閉，他就到各處城市作飄泊，有二十七年之久，他才重歸佛羅冷司，約經歷十年之後，受教皇之聘赴羅馬，以後就永居那裏，直至一千四百五十五年壽終為止，他大部份的作品都在佛羅冷司，尤

其集中於聖，瑪克教堂中。他在那裏曾住過好些日子，所以那裏的走廊與修道室中，都有他優美的壁畫遺留着。羅馬梵諦岡教皇宮(Vatican)的二座小教堂的殿壁上，亦都有着他的遺作。他更在木板上用油彩畫了許多畫，方才所說的瑪利亞加冠禮，即為板畫之一。不論壁畫與板畫，都證明他是位純粹的宗教畫家。的確，可以這樣說：『有昂琪黎珂始有純粹的宗教畫；無須對宗教發生崇高的敬禮，即無昂琪黎珂在畫壇上存在的地位』。

昂琪黎珂後有位畫家名黎比(Fra Filippo Lippi 1409—1469)，他一方面既能接收昂琪黎珂的手法，一方面又能教出一位極偉大的畫家絕諦西利(Sandro Botticelli 1444—1510)。但前輩後進的成功太大了，我就只好將他自己擱在一邊，拿他的後進來介紹於下。

文藝復興最早以希臘異教傳說做畫題者，即鮑諦西利其人。他不但畫基督一生的事蹟，他更假少女赤裸裸的玉骨冰肌底芳姿為對象。垂肩散髮，在縹緲春風中，吹作陣陣愁絲，薄掩於暈紅底頰旁。藕臂微曲，於含羞低回羞首下，皓掌輕輕地張開，將纖指遮着酥乳含泉的蘭胸；似訴

情，似捧心。柳腰懶撐着柔渾豐滿的腹部，在上下左右，呈出了優美微妙的曲線。其弱如不禁風，但鮑氏却畫出當風玉立。力的反抗，足使人起慄，而此處則令人陶醉。當風者誰，即無數青年，所有人類中的青年，在她面前跪下；讚頌，哀求，感恩，懺悔，只須她春櫻破處，輕吐一諾，則全世界一切，皆成彼輩青年之私產，此乃愛神梵呂絲權威之最著者。這裏鮑氏表現的畫幅，名梵呂絲之誕生，當風玉立者，即為梵呂絲。立於蚌殼之上，由海中飄浮到來。兩位風使鼓足了他們的全力將她推送。更有位美貌少女，穿着繡有閃耀花朵的長衣，頸上掛了桂枝，雀躍地張開一件同樣繡有花朵的古衣，迎向着那愛神。一陣玫瑰，如下兩般散滿在畫幅的各處。這畫中佳妙的題材，乃採取於希臘詩詞，至梵呂絲的意象，則由古代彫刻中產生。其形式的誇張，人物富有青春的生命力，洩露了近代生活整個的超勢，而其美妙的情緒，則更高於一切的『古人』。

但鮑氏絕作在所有名畫裏其最深刻感覺中的純美世界，對於我們時代的產生，影響最大而又明顯地波及於現代

藝術家，則爲其傑作春，歷五世紀之久，其存在於唯美底立場上，在一切繪畫創作內，爲最清新底著作。春神於畫幅上以一位溫柔沉默而姿態莊重的少女作典型，站在畫幅前底中間部份。她上面有小愛神在翱翔，向手携着手跳舞底三位穿蟬紗般透明綢衣的處女放箭，那些是一切青春期的代表。另一邊，畫着一位手裏在散花的花神，她是雅緻地爲自己的「香庫」裝飾着。畫幅左手邊，有位青年神祇在菓林中採取橙子；在右手邊，一位狡滑的精靈正追逐着一個少女。但另有種對這畫幅中人的肯定，以捧花而圍繞於花際着有輕軟長衣者爲春神。在她後面的一位，則爲花神（Flora），被西風之神（Zephyrus）追逐着。那携手跳舞的三位美人，他們動作上維持着極端的莊嚴。在她們娛樂裏底領袖者，那在畫幅正中的高貴女子，則爲梵呂絲。人們得爲這表現出來的梵呂絲而驚訝，本來，在古代對梵呂絲有兩種象徵，一種是美與快樂的代表，一種則代表着全世界一切生命的來源。後面一種即鮑氏在此處表現自己意象之標的。更有一位，那是水星之神（Mercurius），在採取菓子。天空中小愛神則隨意地放他玩皮的利箭。到處都是

花：草地有花，樹枝有花，春神長衣上有花，花神頰上唇上有花，到處都是姹紅嬌綠，春天在那裏呈出了她所有迷人的情調。

在鮑氏畫幅上的女性，都是纖腰嬌軀，蛾眉桃頰，脈脈含情底漆睛凝注中，映出了絕世韻姿。但鮑氏表現一切女性，並非專在肉體外部描寫，那梵呂絲之誕生一張畫中的女主人翁，彼長可掩膝的垂髮，與臉上的眉。目，鼻，唇，以及由臉至頸，頸至肩，臂，手，胸，乳，腰，腿足趾等，及那幅春的畫中人所有厚重的，輕軟的，飄動的，定垂的衣摺衣料，都用細挺的綫條鈎出。那些綫條裏，將所有素描畫家在繪畫上特殊的地位，整個地表示出來，中國書畫上所謂「鐵劃銀鈎」與夫「金石氣」底對綫條具有內在力量的字句，確可適當地移到鮑氏畫幅上所有的綫條去作描寫。有了那細勁的綫條，使他女性凝脂般的肉體中，含了峻峭的骨氣，弱不禁風的纖腰內，露出秋水般的神韻。能這樣地在他畫幅上的綫條加以法視，我們方可說認識了鮑氏的價值。攥住了鮑氏畫中女性的高貴。

我們可以依據了春的畫幅去研究。那整個的構圖，得

在局部中來觀察。綫條的優美、調和，傳神，頸部的姿態，手臂的動作，長袍上均勻的摺痕，梵呂絲筒性上顯露出來莊嚴而溫柔的女性，那花神，我們可以在她的快樂的表情上，看出她爲異性的西風之神所追隨而成了「笑美人」了。至於那水星之神，是具有一種悲愁的情緒在面部上露出來。那原是位貴族徐理杭，特，梅諦西（Julia de Medicine）的肖像，他曾在幾年前自殺。不但在梅諦西的面部，即鮑氏所有一切作品中的人像面部，亦往往可以感到那種情緒。對於那種情緒，可以看作這位畫家在當時心靈上的一種反映，或簡直可視爲一種哲理。在他那時代中，正流行着一種伊壁鳩魯主義（Epicurisme，肉慾上的享樂主義），其結局往往使人陷於快樂後所引起的空幻的悲哀。在鮑氏一切希臘多神教題材畫幅中的美女，不必眉頭斂蛾時才是愁腸千結，即在秋波黯然處，已示情場萬劫後低情調。鮑氏在聖母抱耶穌小孩時的構圖中，那聖母，乃耶穌之母，也就是天帝的母親，而那母親，則爲將受最大侮辱之痛苦而殉難以死的兒子的母親；那耶穌在母親懷抱中，他猶屬一小孩，但他同時是位天帝，在人類間他將

忍受多少難堪底痛楚，慈善，悲哀，莊嚴，犧牲，忍耐而美德，那些不朽之情調的畫題，可使他即在相同的對象中，也都表現得很圓滿。我們看他每張畫上側着沉默着的聖母，雙眼圓張的耶穌，他們是同樣地以悲愁情緒，暗示了最大的悲劇：世界的陷落，人類的末日。也可以說，那位畫家悲哀的情緒，在這基督教題材的畫幅中，雖沒有像希臘畫題中的美妙人體，但較諸希臘異教題材下所寄託的憂傷，可說是進一步地獲得了更深表現的效果。

鮑氏生於佛羅冷司，原名亞歷山大斐理丕比（Alexandro Filipepi），他初就學於一金屬工匠處，他在那裏認識了黎比就求學其處。當其師死時，鮑氏僅二十三歲，但已成了一位名畫家。爲許多教堂所聘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教皇雪克司脫第四（Sixte IV）聘彼至羅馬爲其担任裝飾雪克斯脫教堂的牆壁，那些壁畫至今猶爲人讚美不已。他在那裏工作了有三年以後還歸佛羅冷司，他復於一千五百十年五月十七日死在那裏。

文藝復興初期的素描畫家，可寫者不知凡幾，茲擇其較重要者，略述於下。黎比之子亦名黎比，小名斐理比拿



(Filippino) 其父死時，彼僅一歲，承養於集藏家地亞芒脫處，後遂成名畫家。他的畫面，溫柔甜和，脫去了初期生硬的感覺。文西的情調，已在他畫面上充分地流露出來，果查利(B. G. Zoli)生於一千四百二十年，他的傑作為三皇來朝，那裏動物解剖與風景上的透視法，已有很大的收穫，到了伯圖派的望德笠(A. Mantegna)，關於解剖透視的精妙表現外，於考古的功績上，寔可目為獨步古今第一位的人物。他本是位色彩系統的作家，但他在方才所說的功績上，使他在素描上的地位，佔了最重大的一席。

我們現在拿由巢多起到鮑諦西利止，他們在後來發生的影響，可寫出一些總帳來作報告。在巢多單純高逸的畫幅上，我們可看出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理想主義大畫家沙宛尼(P. P. de Chavannes 1824—1893)畫幅上超逸淨趣的血統之由來，平昂琪黎珂，則其天真的靈魂，在恩格爾(Ingres) 泉水的少女雙眼中，重生於十九世紀初。其宗教的敬禮，則又產生了十九世紀的折衷派大畫家特尼(Ma. rio Denis)。印象派畫家特伽(Degas) 及其門人洛脫萊(Lautrec) 以至二十世紀的鬼才畫家麻地格成亞尼

(Modigliani)，他們是將鮑比悲愁的情調，更猛烈地使趨於頹廢而成現代化。在這裏，鮑氏的精神不特不朽，假使一日社會組織上有不良制度底存在，他就只有更甚一日地在伸展。不然，他的頹廢，只有整個地球的爆裂，與停頓了人類底生機，我們才可說「他已絕望了」！

## 國民政府與藝術

孫福熙

中華日報附刊「小頁獻」上，為陳樹人先生個人展覽會出專號。排印的時候，工人不照我的計劃排印。送來一個「大樣」，樣子很不美觀，我要他改變，我說：

「這個樣子很不好看，這是要排過的。人家看了，以為是外行人做的。」

「今天不能排過了！兩點鐘排到此刻了！」

他很高興的樣子，終於不肯排過。

「這是陳樹人先生的專號，我們要弄得格外好看點，」我說到這裏，忽然冒不由衷的說了一句：「這是要拿到國民政府去的。」排版的工頭，聽到這句話，一聲不響的立即拿去排過了。

我十分慚愧以國民政府來周旋藝術，深自懺悔。然而……然而，不幸的竟以國民政府的名義完成了這一點排版的小藝術。

## 斷指

彭榮植

「難道理智真不能夠克制自己的情慾嗎？剛才和B先生說的那一番掩飾的話，不是自欺欺人是甚麼呢？」B帶着滿肚皮自責的口吻，撫着前次砍斷的一個至今傷口未愈的手指，自言自語地說。

房子是一座租來的古道院的偏廂，四週的板壁都留着許多振開三分來寬的縫隙。那時正是初冬的季節，外面凜零了的梧桐樹下的風聲，不時從這些縫隙中吹了進來，吹的那一盞晦暗的煤油燈的燈罩上薰滿了烏黑的煤烟，因而使這晦暗的房子中更顯得陰氣。B本來是一個高高身材的個子，但是還沒有他投在地板上的影子那麼長得可怕，再加上他那種自責自恨的聲音，在空氣中混雜起來，那簡直使人聯想到那是「探陰山」中之一幕。

他無意中從抽屜中抽出來幾張他喜歡使用的橫寫的信紙，平平地鋪在他使用的一張長方形寫字枱上；再從西裝內袋裏取出那一枝用過了好幾年了的自來水筆，把筆帽取

了開來，裝在筆尾巴上，看那樣子他是在一種迫切的情緒下，想要來寫一點發洩自己底情緒的東西似的。

「是的，」他是這麼輕輕地對自己說，「我必得對Y先生寫這麼一封信，不管這封信將得到Y先生一個怎樣的反感，但是我必得寫，我必得向期望我最切的Y先生表示我懺悔到了十二萬分的心跡。否則，我便只有自殺，只有自殺！」

B憤憤地把筆擱在枱子上，心中像是在計劃怎樣寫這封信似的，把頭支在兩隻撐在枱子上的手中間，那繃着的眉毛，在表現他底紛亂的情緒。

「Y先生……」

他猛地裏把筆摸起，寫下這一個信的開端。剛剛想要繼續寫下去時，一種突然的情緒又把他底心情擾亂了。

「假如Y先生要把我這封信公開了，那可怎麼處呢？那不要給旁人笑話麼？」他心中老是在這麼地打算着。但是，「他馬上又變換了一個想念，「這也沒有甚麼，索性給大家知道了我這一種懺悔的心情，也許還可以給我幾分刺痛的慰安，我希望大家都來嘲弄我，咒罵我，甚至於

擯棄我——其實，像我這麼一個意志力薄弱到了這樣地步的青年，也正該被人嘲弄，被人咒罵，乃至被人擯棄。也許在人們底嘲弄，咒罵與擯棄之中，可以把我的靈魂從垂死的狀態中挽救起來，把我的意志從萎靡的狀態中堅強起來，我又何必作一個「文過飾非」的人呢？」

「麻痺的神經非針砭不能感覺創痛，

沈睡的靈魂非迅雷振不回頭。

如今已經是風光老透的深秋，

再不振醒呀，還不知要麻痺到什麼時候。我怎能

對着我的靈魂旁觀而袖手？」

像是在吟詩似的，他把這幾句話在極度激越的情緒之流中傾瀉了出來，同時又好像覺得剛才寫的那一個個的開端，似乎寫得太不像樣了似的，便狠狠地把那一個個的開端，馬上又從旁邊拉上一張，開始很快地寫了下去：

「Y先生：——

當我來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情緒便完全被擾亂了，我不知該向你寫些什麼，我也不知道該乘一個怎樣的態度給你寫信。裝聾作啞地向你表示我什麼事也沒有作錯

的強硬的态度吧？這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我是一個有血性的人，萬萬不能讓我底良心受這樣的污辱。反之，低心下氣地向你表示我底懺悔吧？然而，我這隻割斷了的手指，至今還是血痕未乾；前次向你表示懺悔的聲音，至今還在我我底心靈中响着；當我一想到這些時，我便要覺得無限地心痛，無限地難堪。我就是對着我底良心表示懺悔，還要覺得害羞，我還有什麼面孔對你表示我底懺悔呢？

「但是，Y先生！假如你知道了我這時候是在怎樣混亂的情緒下生活着，假如你知道了我這顆要爆炸了的心底膨脹，假如你還以你以前那種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對待我，原諒我，或是責罵我，那你也許可以張開你底遼闊的胸懷，容許我這再度的懺悔，這是我敢於來給你寫這封信的主要原因。

「我是剛剛才從S先生那兒回來的。對於我這種放縱的生活，他也表示了極度的不滿。他底結論是：「這又何必？勞神傷財，試問能够得到點什麼」？我對他的答案是：「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只覺得這是一種情慾般的衝動。情慾般的衝動，不是理智所能範圍的。試看許許多多

多破家蕩產，賣妻鬻兒而沈溺此種墜落勾當中的人們，我們用社會心理學分析起來，便知道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愛好，這確實是一種情慾般的衝動。」話雖是這麼說了，然而現在想來，這是多麼值得害羞的事呢？難道理智真不能夠克制自己的情慾嗎？我剛才和S先生說的那一番話，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呢？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乎人類已經超脫了盲目的自然的衝動而走上了理智的道路，而走上了理智的道路了的人類，反說理智不能克制情慾，這不是把人類的歷史倒送轉去千萬年了嗎？

「不過，我也得向你說明：雖然我這事體已給我們底校長知道了。但是我懺悔的並不是爲了這點，因爲縱然是使校長不滿，那也只能在我底飯碗上發生問題，旁的並不會有絲毫損失。我也不是從道德的立場上有什麼懺悔，因爲當此需要從新估定一切的現代，過去的一切道德觀念，早已憑諸破產，我自然不致因此發生道德上的疑問。雖然我已因此輸去了不少的袁頭，但是我決不是從金錢的立場上表示我的懺悔，因爲我一向沒有多大的物質的慾望，輸去幾個臭銅屑，又算得了什麼呢？我所懺悔的是自己的意

志薄弱，造成了這種無剛性的腐化生活。當茲國難當前的時候，還有閑功夫過這種墜落的生涯，這也是我懺悔的原因，尤其當我想到蒙你的介紹，使我有到這學校裏來服務的機會，假如你在旁人口中，聽到了關於我底不好的批評；那會使你如何難堪的那一回事時，我底心中更要表示無限的懺悔，無限的懺悔呀！

Y先生，追問起來，我總不免要懷疑人類的根性之卑劣。雖然你也許可以罵我，說我不該自己落到屎缸裏，還硬要把人家也拉到屎缸中去；自己不能振作，而偏要說是人類的劣性根，這種論調，不論怎樣，我是接受的。無理的服從是懦弱，無理的強辯是偏強，自己作錯了事情，而要封閉人家底嘴巴，這事是可能的嗎？其實在以前，我也常常拿這種論調說人我能打自己底嘴巴到這地步嗎？不過，Y先生，你所講的是一種修養問題，我所講的是一個心理學問題。人類的心理，固然可以由修養而改善。但是我們可以因爲那是一個可以改善的東西遂否認牠的根本了嗎？犯罪是人們無修養的結果，但是「犯罪心理學」亦可以得其科學的根據，這是我們不得不感覺到的問題。」

B寫到這兒的時候，忽然把筆停下來，好像對於自己想寫的話。難於繼續下去似的，也像是對於自己所寫的發生了疑慮似的。只是在那一間晦暗得連影子都模糊地看不清楚的房子裏，盤旋着。外面的風聲只是吹着樹葉沙沙地作響，再配合着B底輕微的脚步聲，使人更感着這環境的寂寥而可怕。就在這樣的時候，B從褲袋裏取出了一個四方的銅烟盒來，擦地響了一聲，房子中特別光明了一下之後。棹子旁邊又有一個口裏含着一枝雪茄的B坐着了，擦的半響響了一會，信紙上又增加了這樣許多的痕跡。

「剛才S先生問我，雀戰到底有甚麼趣味？我說，一點甚麼趣味也沒有。那麼，你爲甚麼特別嗜好這種玩意兒呢？當我接受了S先生的這句話以後，我便要覺得回答這句話的困難了。實在的，我對於他底這類的問話，究竟應該怎樣回答呢？說是不嗜好吧？那我何必偷偷摸摸地去幹這種勾當？說是嗜好吧，那又未免太打自己的嘴巴，而且我也確實說不出到底是什麼味道來。真的，我們翻書本，吃粉筆灰，便要說是簡單，說是枯燥，然而摸牌爲什麼却不覺其簡單，不覺其枯燥呢？統統算起來，擺在桌子上的

只是百三十六張牌，摸來摸去，總是這百三十六張牌在打轉轉，其簡單與枯燥的程度應該比翻書本更甚千百倍，爲甚麼這東西却能有這麼大的引力呢？摸在手上的究竟只是刻了花紋骨的竹塊，敲在棹子上的究竟也只是一種輕脆的簡單的聲音，然而却使人沈醉，使人忘乎其一切，這種力量，我們難道簡單地可以解決嗎？這不是人類的劣根性在作祟是什麼呢？

「連我自己也不能不覺得好笑，當D·T·諸先生邀我上道的時候，一團熱氣，早使我感到了過後的悔恨，我一面在路上走着，撫着我血痕未乾的斷指，一面耳朵裏便聽到了這樣的聲音，「去不得，去不得，回來一定要受良心的苛責的。」然而理智終於戰敗了，我的脚步仍是在向前進行着，終於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而我現在的悔恨，也已經完全應了我當初的預感了。

「在摸牌摸到最興奮的時候，自己簡直便忘却了一切，袋子裏的錢輸光了，不問；肚子餓了，不問；有人在找我，不問；乃至國破家亡了，也不問。這時心力集中的焦點，便只是那幾張竹塊，便只是那竹塊的聲音，四圍完

了，再要求四圍，又完了，再要求四圍，假如在上帝造人的當兒，便沒有給這些可憐的動物以疲倦的種子的話，那麼這種連續的要求，也許便可以了結了人的一生，使他永遠也不會想到人間除摸牌而外，還有許多等待着我們去作的事，等待着我們去完成的事業了。」

在這時候，B重重地抽了一口烟，從口中吐出的灰白的烟雲，在空中只是盤旋繚繞着，漸高漸大，漸大漸鬆，終而至於消散了下去，房子中恢復以前的沈靜狀態。

「Y先生」，B又繼續寫了下去，「像染上了梅毒的嫖客一樣，我現在才深悔當初我不該與這種無聊的勾當接近，把自己的這一段歷史打了開來，看到的只是自己底意志一天一天地萎靡！在當初學這勾當的時候，無非是想在萬分的苦惱當中，求到片刻的解脫，誰料到了現在便成了擺也擺不脫的「餓馬王」呢？在當初自己還是這麼想着：這關甚麼要緊，反正只要自己能够克制，便甚麼都不成爲問題。況且，我還這麼想着：我們既不是一種金錢的決鬥，自然不會有什麼不好的結果，如果要帶上金錢的色彩的時候，我便可以不幹了。誰知以後便由小打而大打，而

至於不可收拾了呢？說到這裏，對於我這薄弱的意志，我是應該要怎樣深深地抱愧呵！我是怎樣深悔當初呵！

「自然是因爲抱恨得太利害了，我才有前次斷指的舉動。在此國難當前的時候，也許有不少的志士斷指以示決心，預備作那種光榮的奮鬥；而我呢？斷指的原因，既不出自這種光榮的目的，就連這點小小的決心，也不能夠履行，這在我更要覺得如何抱愧呵！」

「記得還是前天的事情，我曾經撫着我這個斷了的中指，自言自語地說：「今後該不會再犯了吧！你這罪惡的癥結呵！」然而，會幾何時？斷了的中指，傷痕未愈；自勵的聲音縈繞在耳，而我又已作了重犯，又已打了自己的嘴巴了。前次的因爲悔便割去了左手的中指，這次的悔恨，自己又該怎麼處呢？再割去一個手指吧？然而像我一個這麼意志薄弱的青年，恐怕就割去了十指，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其效果只增加自己幾分痛苦而已。明知像我這麼一個青年，就死去也不足惜，又何惜一指的痛苦。但是假如以苦痛的暗示而仍不能振起自己底靈魂時，那麼，與其這麼苦痛，倒就不如死滅了。」

幾顆無情的淚珠掛在B的臉上了，他從袋子裏摸出一塊手帕來，在臉上只是失神似地揩拭着。晦暗的影子在隨着他的動作而動搖，房中的光線也愈加暗淡了下去。

「Y先生，」他再度鼓起勇氣來，繼續寫將下去，「我本來可以死了，斷指的意義，無非是用以代死，而代死的結果仍不能生若何的效力，那不死還有什麼用處呢？但是，Y先生，你是一個關懷我最切的人。爲了我的墜落，你會苦口婆心地勸過了我，告誡過了我，我不能違從你的誥誡，我仍使你爲了我的墜落而擔憂，這是我再沒有把這話當面和你說了的勇氣了的緣因，也就是我再無顏向你懺悔了的原因。」

「事情已到了這地步了，光數過去了的事跡是沒有用的。墜落了的果實，我們可以望他會從此中產生新的生命和新的滋長，不要再讓牠就此腐爛下去了。」

「我很想把這果實從新培植起來，使牠有發芽長葉的機會。但是，我却不能担保這新的生命不會夭殤，我很難確定這次不會蹈以前斷指的覆轍。Y先生，你還能以你先生對待學生的心情，給我幾分最後的餘勇不？」

「國難當頭，正是男兒各顯身手的時候，假如你還容許我有戴罪立功的機會時，我願將這最後的餘生，獻給我們光榮偉大的事業，我有七尺之軀，我可以建立一番有用的事業，我不願再和以前一樣地自薄自菲，我要把我底生命從被壓抑的狀態下抬起頭來，未來的光榮已經在向着我微笑了。」

「鳥兒將要飛躍的時候，一定得先縮一縮牠底翅膀。我們假如承認牠底這一縮是牠高飛的準備的時候，那麼我這次的墜落也就未始非我未來遠走高飛的準備了。」

「我已把我簡單的行李結束好了，我準備在天明時起程向S埠去，我要向着我未來的事業之礦裏開發了。」

「別了，先生，當你聽到凱旋歌聲響時，請你到火車站頭來與我相見。否則，我便與我底名字永遠消滅了，你底——」

學生B 上十月十二日。』  
時間已經是第二天的三點了，外面的風聲也停息了不少。被風吹散後的烏雲後面露出來的皓月的臉衣似在窺探這悔恨的心，窗前的蟋蟀在唱着：天已快明，人已醒，

準備，準備，到東京。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寫  
於首都三民中學第三宿舍

## 中華日報與中華夜報

本報自七月二十二日起，增出夜報，擴充內容。孫福熙先生主編「小貢獻」，附在日報，而周了因先生主編「巨靈」附在夜報出版。又南華評論亦於八月起復活，在本報館發行。

### 中華日報社啓

地址上海山東路



# 紅

上部

徐梗生

我和紅認識是遠在三年以前，那時她正是××舞場的舞女。她活潑得像迎風的玫瑰一般，而我和她是戀着，熱烈地戀着，最少在我是熱烈的。我晚上的功課差不多全分配在××舞場，但以後她竟毫不通知我嫁給一個古董商人。於是我見她的機會便很少。不，我簡直恨她。從前在我想像中替她建築的種種的美，那時都給一手撕碎了。我盡量用我想像中的污泥和毒刺向她射擊。認為她也和其他的舞場生活者一般，——一簇一簇沒有靈魂的淫蕩的肉。

紅走了，我幾乎三個月沒有進××舞場。一天在南京路却遇見了她。她正挾着一位老太婆從汽車裏走來。那正是盛夏的天氣，她的應時的盛裝，連她身上所有妖豔的成熟的線條，都異常刺目地烘托出來。我的心為一種無名的熱火所焚擊，我的萬種愁怨，都降服在她的放浪的姿態裏

面了，猶如春風支配垂楊。我在這個美麗的仇人面前，覺得這樣的渺小，我毫不反抗，讓她飛燕般輕快地握着我的手。

「嘩呀，O先生！長遠沒看見你啦」。

「做了太太的人為什麼還需要看見我？——」我知道這話並不會缺少力量。這長是笑着的女人，已為我的話變得沉默了。眼睛也哀訴般含有淚意了。

「O，你恨我，是不是？是的，也許你應該恨我。」

「嘩呀，我忘記了和你介紹，這是我的家母，O，你同我去先施揀些衣料罷，過去的事我們再談罷。……」

但，我冷然地逃走了。

歸來便寫了一封罵她的信，我不客氣地，罵她愛的販賣商，無恥的蕩婦。……

在K省失業之後，我又回到這可厭的上海來。不知不覺間三年了。三年以來，我看不到這個中國唯一近代型都市，有什麼特別進步。這個市場所給於我的印象，似乎僅僅是：租界上的洋房多添了些，中國政界上活動的新人，在租界上是有公館了，四馬路野雞們的陣綫，已經擴

展到南京路一帶，上海人審美觀念，已經從面部進化到臀部等。總之，上海是修羅場，是一羣獸類帶了人的面孔互相搏食的原野。

我對於上海太缺乏好感了。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一天下午，又遇見了紅。

她竟變成這樣的沉默，連從前畫美女月份牌般在頰兩厚厚地敷着粉和胭脂的習慣也沒有了？她的髮起碼有一個禮拜沒有煬過。她的眼眶裏時常有淚水準備奪眶而出。她的靈魂似爲全憂鬱所研碎。

我忘記了這個人兒是曾經在我的懷中像小鹿一般的掠動過。這個人兒就是幾年前曾經培植在我的生命中的美麗的花。又曾經像野鴿追逐一種意外的糧食，把我遺棄在路旁。

我對於眼前的可憐仇人，竟抽不出些兒怨恨和鄙視的表情 我是多麼無能和渺小呵！

「啊呀·C！C！如果我不是在夢裏，那你來得真好啦！——」天！她的聲音也這樣地粗澀了！這完全不是造物主所應該賦與他的一種聲音呀！

「爲什麼你？……」

「你不能陪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麼？我有許多話對你講啦！」

我們於是走進了××咖啡館。

她說許多對我抱歉的話。她說她太忠實於過去了，而過去對於她的報答，是成就了她的現在，精神上比死還要疲倦的現在。她本來是B中學的畢業生，她只有一個母親。她和母親的生活，完全建築在她丈夫的身上。她的最初的情人，不，最初的丈夫，是洪啟濤。爲了他，她曾用盡她的女性的所有溫柔，希望一個典型的良妻，但是沒有多久她便做了棄婦。當她的丈夫從日本帶着一位櫻花少女回來，而且做了KK大學的教授以後。從此她便獨自領着母親踏上了她的褪了色的前途。過去的慘澹經營。使她一無所得。除了一千元的贍養費以外。以後她接連嫁了三個男子，當她被第一個男子遺棄時，良妻的幻夢是打破了；被第二個男子遺棄時，愛的幻夢又打破了；等到第三個男子再遺棄她，她的「侮辱男性論」便已成熟。這便是她敲點得小花蛇殼，投身××舞場的動機；她把每一個青年的

心玩弄在她的手掌裏面，同時又一個一個地把牠揉得粉碎。這在她已經不算一回什麼事，簡直是再平常也沒有的事，猶如她每晚得陪客人喝香檳酒一般。她就在這種酒酣耳熱之交，實現了她的人生觀。理解了她的生存的意義。她不客氣地說。那時的我。正是她的試驗品中的一個。也是最後的一個。最後她因為某種原因。才委身到那個五十左右的古董商人。她的三分之一的丈夫。因為這商人的第二房姨太太。是討在她到他家裏以後第四個月的……

她說，她的母親前一個星期死了。自己就放算沒有「過去」了。却有盡量地撫摩「現在」的權利，在現在要將自己被蹂躪之餘的真生命拿回來，安放在自己的手裏，度過她的殘缺的「未來」。說到這裏，她忽然抽泣起來……

對於她的話。我沒有參加一點意見，我不忍責備她對我的過去，也不希望在我們中間建設的將來。我們直到電燈亮了，才各自問明了通訊地址。從咖啡店裏走出來。

## 中部

她從那天以後，差不多天天到我家裏來。不知爲什麼

，近來我對於她忽然感到一種憎恨。她完全不是三年以前的紅了。眼睛那麼深陷而沒有光彩，額角那麼高，面頰那麼瘦削，而又稀稀落落散着黯紅的斑點。戕賊女性美的可惡的斑點，並且走路時的態態的呆笨，就如一隻負像的母牛。而容易使人感到幻滅，總之，在他的身上，簡直找不出絲毫的美點來。我真奇怪我現在既憎恨她，爲什麼竟和她糾纏起來！

我幾次想對她下逐客令，想叫她「出去」！但是她一來時，這話却終給嚥住着，彷彿有所謂魔鬼似的，催眠般地逼着，我轉爲如下的字句，從我的口中淡淡地溜出來。

「老頭子不知道你來嗎？剛纔上樓，給房東太太看見沒有？」

「你老是問那些話。O！我並沒有那麼笨呢！」接着便親熱地接吻，親熱的擁抱。但我只以冷然的態度去接受。她的狂熱並不足以壓倒我的疲倦，雖然還是和三年前一樣的混着脂粉的肉香，但我對於她的愛，已經沒有復活希望了！

這個婦人，對於我的苦悶，似乎完全沒有覺察。她依

舊每天按着時候來，每天買着鮮花插在我的瓶裏，買各色各樣的食物和菓品，小心翼翼的喂給我吃，一如慈母之於小孩。甜蜜的字眼，常常會從她的紅唇、哦，那可怕的血口，飛飄出來：

「C，你看！」她接着新新買的花對我微笑地說：「我對於你的愛，天天都是新鮮的呢，這便是證據啊！」

但這話於我只有增加對於她的憎恨，我覺得這些字句從她的口裏說出來，簡直就令人討厭。我想立刻回絕她，「你這新鮮的愛，還是自己收藏起罷來，我只能夠謝謝你」。而我的口終於又不許我把這話說出來，只勉強報以微笑，送出一聲「唔」！

我有意斬斷這些糾紛，有意的幾天不回到家裏來。但經過這種試驗以後。我的計畫是失敗了。她對於我的決絕並不在意。她只責備我事先不該不告訴她。她以為我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赫得幾天幾晚沒有安眠。她說上海危險的地方太多，而我又不是一个是怎樣世故的青年，所以她教訓我沒有必要的事，還是少出去的好。她又說如果萬一我又什麼危險時，便是死，也定要死在我一塊。最後她竟感

憤得流淚了。

我為什麼要使一個真情愛我的女人心碎呢？我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她的愛呢？我為什麼不可以把從前愛過她的心重新扶植起來呢？於是我答覆她說：「我以後服從你的話，我真心愛你，永遠愛你」。

她張大了她的眼睛望我，那裏面充溢着滿是的幸福的光，忽然很敏捷地倒入我的懷中，瘋狂般地吻我，親愛地咬着我的臂膊，以顫動的音調說道：「真的嗎？你真是這樣對我說嗎？你並不覺得我討厭嗎？」

然而我畢竟只是說說而已。也許我當時的確是誠意地說着。但是當她走出了我的房門以後，當我一記憶起她的可厭的面孔以後，我的誠意又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了！而她像得着了意外的保障似的，慫慂得叫人難堪。不，她簡直敢大胆地向我要求，和她共同離開上海，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大概是因為我沒有答應他的要求吧，他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到我家裏來。奇怪，一個星期沒見她，這個屋子竟寂寞得像野原一樣。我的心也如吹皺了的湖水般，任怎樣也

不能平靜下來。往常總想，她如果不再來和我糾纏，我一定可做很多的事，可以安心寫文章，安心讀書，省得爲了她那可厭的面孔，而撩起我的心的低部的反感。現在纔曉得那種想像完全錯誤。我既不愛她，而又不能離開她，這種矛盾的心理，我真無法解釋了。

現在我真是所謂坐立不安。我有時靠在枕頭上，她遺留在枕上的髮香，似乎也足以使我迷醉；我有時默在她愛照的鏡子面前，模仿着他的持着脂粉塗抹的姿態，也不知不覺地感着幽微的喜意；更有時沒精打采地嵌在她愛坐的沙發裏，陷入於幻像的深淵；便彷彿有些極有力量的語句向我的耳朵裏投擲過來：「我對於你的愛，天天都是新鮮的呢？你不覺得我討厭嗎？我真夢想不到這在當時淡然置之的話，現在居然能使我神魂顛倒！想到這裏，恨不得她立刻就來，來接受我的對於她的真誠的懺悔。我要跪在她的足下，從心的深處重新訴說，真心愛她，永遠愛她。——當天，我去了一個向她告罪的信。

這是一個暴風雨的夜，街堂的路燈，在黑暗裏兀自閃爍着哀愁的眼。看看她是大半又不會來了。面前週投向八月

報的論文正在這天退回。伙食明天便發生問題，房租已滿過五天，房東太太刺耳的調論，真够難當。——總之，這天晚上直悶得慌。

然而她推着我的門進來了。她的斗篷和頭髮全濕着，臉色簡直蒼白得可怕。眼淚和雨珠一般地簌簌地掉下來。忽然她把眼淚拭了，拉住我的手說：

「C，你是不是愛過我？」

「今天你爲什麼？……」這反而使我想不到適當的答覆她的話來。

「C，求你把真心對待我吧，求你救救我吧，在生命沒有離開我以前。」

經過約莫一刻鐘的鎮靜，她纔對我說，那商人是患着急病死了。他的妻子把她和二姨太，軟禁在一個房裏，二姨太是前天賣至一個窰子裏去的。關於她只是條件沒有說妥。她是一個有很塗的肺病的人，一切她們都預備降格。然而她却在她們沒有提防之中脫逃出來。她要我陪她到西湖去，即刻就去。她說我給她的信並沒有燬掉，經她們查出了，知道我的住址，或許也會找到這裏來。……

「呀！我還有什麼話講呢？我再能看見這個可憐的女人給魔鬼推下海裏，而自己貿然地走過去麼？我毅然答應了她的要求，我決意到西湖去建立我們的新生。」

這婦人對於我的答覆表示着十分意外的滿意。她收拾了她的眼淚，狂吻我，擁抱我，喊出世界上最美麗的字句，「你真我的小生命啊！」

## 下部

西湖真是一個「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可是我們新生的計畫，却完全破滅了。我的熱情是死了。因為到西湖她便病，一到西湖我便發現她前天對我所講的話全不忠實。那個老頭兒並沒有死，那個老兒正在報上懸緝拿逃妾，說她是捲款潛逃的。這樣我便爲她完全變成了罪人，我的名譽全爲她犧牲了。我幾次捶她，我用盡種種下流的語句咒罵她。但這些對於她的効力全歸徒然，她只是毫無抵抗地任我宰割，她跪在我的面前，吻着我打她的手，吻我的腿。她如負罪的羔羊般，用顫抖的哀聲向我懇求：

「C，我懇求你捶我，痛快地捶我能，直到你忿怒平

息的時候」。

天！這又使我迷惘了。我不是有權可以打人的人，我爲什麼要打一個愛我的人呢？我爲什麼要以這樣的嚴酷對待一個愛我的人呢？我捶着我的胸，我抱她痛哭，放情地痛哭。

我們本來住在A旅館，但爲了她的病，我決意同她搬到XX旅社。這是一個濱湖的旅社，開窗遠眺，湖光滿目的確是一個適於養病的房子。她交給我四個鑽石戒指，我憶起那個老商人所登捲款潛逃的廣告的真意了。她說這幾只東西，是她失身於老商人的代價，最少可以維持到她的生命離開她的肉體的這樣的一個時間。她說她的生命不會有多長遠的時間的，希望我在這難匆的時間，不要離開了她？不要拋棄了她。

她的病，顯然的是一天比一天沈重了。半個月內，就沒有吃過一粒乾飯。她的眼是愈加深陷，愈加沒有光彩了；她的額角是愈加高突了；面頰是愈加瘦削；我對於她完全感到幻滅。我主張她進醫院，但她反對我的意見。她寧死都斷守在我一起，她不願去過那個孤獨的寂寞的日子。

我只有請丈夫到旅館裏來，我的時間全消磨在藥爐茶壺之中，我只能每天中午跑到圖書館裏去吐一口悶氣。我看每一見那湖畔花陰柳影中一對一對的情侶，飄飄欲仙的情侶，只有禱告上帝，使我早些離開這個地方。

哦旅社的老闆是向我警告第三次了。他要我們搬出去，他說病人的須住院，是衛生局的規定。否則，便要我担保他旅社裏沒有病人，担保他營業損失的全部。於是我不得不進地進××醫院。這時她也不再固執她的意見了。她只是上汽車時講過一句這樣的話。「你這個旅社好狠啊——！」

她去了，我覺得精神上輕鬆了許多。但這裏有一樁事要書特書的，就是我在圖書館裏遇着在K省的女同事薇她是陪她的姑母來此地避暑的。她長得比從前漂亮多了。她那明媚的雙眸，常常泛着羞紅的小面龐，與及天真的淺笑，我簡就在這種化工的組合中讀出一首絕妙的好詩。她對我的情感，似乎比從前進步了些，她約了今天晚上到旅館裏來。

今晚月亮很好，灑滿了我的房間。雖然是初秋。却充

滿了春意似的，我知道我所要等待的人對於我吸引的力量了。今天我沒有到醫院裏去，從圖書館裏出來整個的下半天，都消磨在研究如何陳設房裏的物什，如何使他美化的思想和動作上。同時爲了歡迎這個不尋常的客人，特意叫茶房把瓶裏的花換上新鮮的。八點鐘的時候，她來了，我像從冰窖裏發現了太陽，心中漾着說不出的溫暖的喜悅。

我們無所不談，從拜倫蕭伯訥李白林逋，直談到K省向她進攻的自命的詩人和文學家。到今天我才知道那些詩人和文學家在這個高傲的女子的眼中的地位了。我簡直對於從前自己氣度的狹小而失笑。——那時我也是向她進攻的一個呢。我把沙發移近她，熱情地吻着她的手，她絲毫沒有抗拒我，她的柔髮時在淺綠的電光中，我們沉默地坐着，各人的心跳躍着，有時因爲偶然觀線的相交而迸出一朵深情的微笑，這真是無言之美啊！這樣坐到十一點鐘，纔送她回去。我們約定明天下午遊飛來峯。我的熱情復活了。

早晨我到醫院裏打一個轉便出來了，那時紅還睡着，我沒有驚動她，我怕又給挽着打碎了我的就要實行的甜美

的遊興。我也沒有問看護要溫度和脈膊的紀錄，因為我的心已經早飛到飛來峯去了。一個人天天跑來對着一幅愁的臉，聽着一種愁苦的申訴，奉行故事般的，實在太沒有意義了，太平凡了。紅，我不是故意要離開你，更不是有心想拋棄你，我實在爲「平凡」所厭倦了，我要戰脫「平凡」去。——我這樣自寬自解着。我把脚步放得很輕逃出病房的門了。

自遊過飛來峯的那天以後，薇每晚必到旅社裏來。每晚必到十一點鐘回去。我們間的程度，已經不僅僅是握手的程度。我的心雖然沒有拋棄病院裏呻吟的紅，但我的身的確爲這個不尋常的客人，整個征服了。

三天沒有到醫院裏去。我幻想着，紅是怎樣地張着她的痛苦的眼睛在期待我。她一定以我爲又忙着寫稿子，又中了書迷了。她不知道或者夢想我已獲得了，代替她的名分的人，我已對她犯罪了。我這種思想發生時，正是一個早上，昨晚我和薇是在黑貓戲院看鐵蹄紅舞回來。這是一個名貴的片子，這個片子握住了俄國革命羣衆最高的情緒。這比往常好萊塢風騷的女明星，所玩弄的市儈的愛，高

貴多了。我分明地看出薇對於這個片子感動的興奮。這個高傲的女性，滔滔的話匣又打開了，她說她會費過一個整年的工夫，研究新俄的哲學，研究高爾基，從她的小嘴中飛出了許多新鮮的術語，在這裏面雖然也難免包含一些女性在某種情勢下，所流露的誇大，但大致她的話，我都能接受。特別這些話正從一個粉妝玉琢的美人兒的香口中講出來。把薇和紅比較，她的確是向上的女性，同時容易鞭策男子向上的女性。我回味到和紅的一段糾纏的歷史，一段墮落的醜史，不由不從慚悔，而憤怒起來。我怎麼會認識那樣的一個女人？我怎麼會胡亂就跟那樣的一個女人跑？那樣的女人也配做我的情婦嗎？我慚愧得流淚了。而這時薇正活潑地走進來。她看了我出神的樣子，開頭似乎呆住了一下，但旋即打開一張日報指給我看。

「C，今天M戲院放映最後命令啦，這又是一個俄國片子，我們早點去定座好不好！九點鐘去好不好？」  
她的話我當然沒有不服從的。她對於俄國片子竟鼓起這樣的狂熱特意破格早上到我這邊來。

我們用過早點，預備關照茶房鎖門，逕往M戲院去，



茶房却引了一個使者打扮的人上來，那人遞給我一封信，同時向我說：

「你是C先生嗎？這是我們醫院的通知書，我們醫生請先生現在就過去」。

「二等病院第〇〇女號病人張素紅已轉劇，祈

貴家屬飛速前來，特此通知。……」

我爲這幾個字驚住了，我忘記了我的旁邊還有薇，我跟着醫院的使者飛跑而去。跑到醫院時，紅已在半昏迷狀態裏了。我輕輕地拍醒她，靠近她耳邊說：

「紅我來了哩」。

她好像是有點清醒了，掙開她的疲倦的眼睛望我，旋即闔攏下去，以無力而顫抖的語句埋怨我說：

「你怎麼幾天沒有來？唉，我……寂寞……寂寞得慌了。幾次叫茶房打電話給你，……總說你不在……」

奇怪，當時我竟想答覆她在圖書館裏。但爲了找不到另外安慰她的方法，我畢竟向她答覆我是在圖書館裏，而且又不慚愧地補足說，我是在完成一部十萬字的傑作！這大概是良心在鞭撻我，我握住她的手流淚了。

「但你也應該來看一看呵！你對於學問的感情，長是這般濃厚……」她又無力地把眼睛打開。掙托般的把她另一個手臂遞給我，「C，你看，我的手腫了哩！身上也腫了！我的病是沒有希望了。希望這幾天你不要離開我……」

「唉！我的生命恐怕只有這幾天了！」

我爲這是真情的字句所搖撼，我記起了她從前對我說如何愛我的話。我記起了在旅館裏打她時候對我所說出的不要離開她，不要拋棄她的哀訴。我同時又發現了薇是樹立了使我們真情離開的障壁。我痛恨因爲同薇的往來而把她遺棄不問。這時我想逃避她等待我回答的視線，託故找醫生談話去，薇却挾着她的秋大衣，輕盈地挨近病榻來，她好像在外面偷聽了很久了，她鎮靜地望了紅一眼，同時又射出懷疑的逼人的寒况，向我詢問：

「G，這是你的什麼人？這是你的嫂夫人嗎？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你爲什麼一句也不告訴我？……」

「……!!!」

我呆呆的望着這個人兒又輕盈地挾着她的秋大衣，走出病房的門外去了。

# 答覆徵求書畫者

孫 福 熙

福熙先生 素仰 大名，神交已久，祇以無緣識荆，不勝抱憾；茲因事請求於 先生者，特此冒昧奉一短信，敬祈 俯允指示。至其虛寒無禮之處，乞為恕之！

弟自臺灣內學者如胡適之，陳寅恪，俞平伯，朱自清，顧頡剛，江紹原，瞿先生之指導；與夫友人鍾敬文，容肇祖，錢南揚，劉蕩章，趙景深，袁子匡諸同好之勉勵，對於學術研究，——尤其是文學與民俗學——頗有興味，祇以力薄才鮮，未有若何成績，慚愧之至！最近又承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先生之啟示，欲將歷代詩集從中編成兩部分：（一）為性情詩集。（二）為史詩集。前者為隱隱，古詩十九首等是。後者為長恨歌，新豐折臂翁等是。此兩書如能編成，則其餘之詩，皆成糟粕，即散佚亦不足惜。惟以此時書籍尙少，紙之心緒十分不寧，故未敢動手。除分函各文學家請示方法；暨向 戚張 璠泉先生借書外。——他是遜清翰林，藏書甚富，現隱於滬上。素仰 先生於文學研究，甚有成績。且扶掖後學，尤為熱心。如蒙不棄，敬乞詳示編纂之方法，及賜以材料，俾得早日編成者，則幸甚！感甚！

南華文藝團由 先生與曾仲鳴君共同主編者。得讀之餘，深感實刊內容充實，甚有可觀。如能繼續邁進，則成績定必驚人！惟實刊第一三四期，第 尚付缺如，無從獲讀，請即各送一冊，以應參攷，不勝感禱！此後出版，如能寄送乙份，尤感！

先生如有新著出版，敬祈檢送。曾仲鳴之東歸隨筆，固已出版，倘 處有多冊，並添分贈一本。至于曾仲鳴君之學問淵博，著作豐富，弟甚欽佩。如能代為介紹一下，以便精益求精者，尤為感幸！此片收到，請即示覆，以慰

鄙。有費精神，知罪知罪！專此

敬候

著安！ 井附源源賜教。

第 寶洪銘上 六月十日

通借廣東東莞縣城內象塔街唐亨家塾。

收到乞覆勿延

逕啟者，前奉數函，未見示覆，殊感不安。茲啟會為提倡美育起見，特徵求海內名家作品及畫集，以應公開展覽。惟徵會經費十分支絀，無力出資搜求，除分函各畫家酌贈外，素仰

先生鴻鑒丹青，藝林泰斗，且文學專長，尤為海內所共羨。特此函請先生鑒會提倡美育之苦心，及其經濟十分支絀之情狀，希即慨然指贈大作美術圖書西洋畫各數幅，暨各名家畫集等，由郵掛號寄部，俾得公開展覽，以資提倡民衆藝術，不勝感激。至於 尊著春城，歸航，北京乎，山野櫻拾等書，及各種文藝刊物，萬望一併檢齊惠贈也。如何之處，乞即賜覆為幸。此致 福熙先生台鑒。

方君璧女士通訊處祈詳示又及。 東莞平民教育委員會宣傳部。  
通訊處：廣東東莞縣城內。

這兩封信，出於一人手筆，而且是同處寄出，故特在此總答。

若書作畫，本來是很願意請人批評，然而，在我個人，所有書籍，都是由書店發行，我自己要看的時候，也要向書店購買，至於繪畫，倘若真有平民教育館，給平民大眾觀賞與批評，自然也是很願意的。然而，一個平民教育會的小數委員，要毫無代價的徵求海內名家作品及畫集，決非與衆共樂之意了。袁先生雖認國內學者很多，但這一點苦心恐非所知，特答覆於此。海內名家，有收到同樣信件者，未知高見如何也。

孫福熙

# 本刊啟事

本刊現由嚶嚶書屋印刷出版，所有編輯發行事務，請逕與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十五號嚶嚶書屋接洽。特此通告。

南華文藝社啟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主編者 曾仲鳴

出版者 南華文藝社

總發行所 嚶嚶書屋

代理者 各省書各大書店

南京新菜市五十四號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十五號

## 本刊價目

預定全年	廿四期	肆元
預定半年	十二期	貳元
零售	每期	貳角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每本另加一角五分

## 本刊廣告價目

面積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全面	十二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八十五元
半面	七元	十七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七元	三十元

封內及底外均作特等地位照表五倍收費

# 鐵道部出版鐵道公報

第一至第十二期

每册大洋二角

全年十二册

大洋二元

第十三期至二百四十五期

每册大洋五分

每星期二册

全年大洋五元

第二百四十六期起

每册大洋一角

每星期一册

全年大洋四元

鐵道部成立一二週年紀念特刊

每册大洋二角（定閱本報一年者附贈一册二年者二册）

凡定閱本報者，國外郵費加二。國內免收。  
如蒙賜登廣告，請至本部公報處接洽。

## 鐵道部鐵道公報謹啟